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金集

祝允明錄

仁后藩邱舊



恩補臨光尉歷知雍丘縣漣水軍使太常  
博士知無為軍召為書畫學博士賜對便  
殿上其子友仁所作楚江清曉圖擢禮部  
員外郎出知淮陽軍卒年五十七芾為文  
奇險不屑剽襲前人語特妙於翰墨沉着  
飛肅得王獻之用筆意盡山水人物自名  
一家尤工臨移至亂真不可辨遇古器物  
書畫則極力求取必得乃已立寶晉齋

摹

之坐起翫拊精於鑒裁一經題品價增數  
倍所與游皆名士王安石摘其詩句書扇  
上蘇軾亦喜稱譽之冠服效唐人丰神蕭  
散音吐清暢所至人聚觀之而好潔成癖  
至不與人同巾器時有可傳咲者又舉止  
頡頏不能與世俯仰故從仕數困嘗奉詔  
寫黃庭小楷作周興嗣千字韻語又入宣  
和殿觀禁內所藏人以為寵子友仁仕至

兵部侍郎

名畫記

宋米芾元豐中人官太常博士出守無為  
軍建寶晉齋鑿墨池仰高堂明遠樓刻寶  
晉法帖書法入神愛潤州京口溪山之勝  
遂定居焉作海嶽菴山水學董源天真發  
露恠怪竒竒枯木松石自有竒思

張伯雨中嶽外史小傳

米芾字元章襄陽人博洽記聞於羣經務  
通大旨論議斷以己意其辭發揚踔厲世  
儒所不能屈為文務崖絕魁壘要必已出  
為工悟竹簡以竹聿行漆故篆籀法先秦  
正書魏晉而下無取愛潤州江山因定居  
北固作寶晉齋前有碧梧甘本甘露降其  
上蓄王謝真蹟右軍真紫金石硯善畫古  
聖賢像及寫山水幅長不過三尺制白玉

圖書印六文曰辛卯米芾米芾之印米芾  
氏米芾印米芾氏印米芾元章印性至潔  
置水其傍數盥而不悅未嘗與人同服器  
客請閱法書對設兩案手為舒卷懼客手  
袖觸之則一裝洗之也嘗願作蠹書魚游  
於金題玉璫間而無害妙解音律作五音  
正韻用以制律本五聲之音出於五音自  
然之理管仲深明其要著其形以為太平  
作樂之具沈隱侯得四聲而不得宮聲乃  
分平聲為二以欺學者陸德明遂以吳音  
傳會至是始自五方立五行求五音乃得  
一聲於孟仲季位門金寄土五音皆具有  
聲無形互相假借千載之下神姦鬼祕無  
所逃形云又著天說備究天地日月旁側  
盈虛之形撰書夜六十圖與潮汐大小准  
援據六經盡黜古今百家之妄其書藏之

名山平生與游率天下士蜀郡劉涇長安  
薛紹彭好奇尚古是其一流人也風神散  
朗服唐人冠衣眉宇軒然進趨澹如音吐  
洪暢雖不識者皆<sup>知</sup>為元章也晚為臨川  
王公眉山蘇公所深知臨川絕愛其詩摘  
白書於便面蘇公有云元章奔逸絕塵之  
氣超妙入神之字清新絕俗之文相知二  
十年恨知公不盡答曰更有知不盡處脩

揚許之業為帝宸碧落之游異時相見乃  
知也初宣仁高后在藩與其母丹陽君有  
舊元章長於<sup>邸</sup>中以恩補校書郎授含光  
尉七遷入淮南幕改承德郎知雍丘縣乞  
監中岳廟自號中岳外史崇寧間置書畫  
學公時在太常為博士因進上所藏書若  
畫皆不下一品優禮答之詔用黃庭小楷  
書千文出知常州不赴改管句洞霄宮就

除知無為軍元章性好石無為公解有奇  
石元章驚喜曰吾當先事之遂具袍笏再  
拜未幾召為書畫學博士尋擢禮部員外  
郎以言者罷知淮陽軍明年傷生於首即  
上書謝事不允卒於郡齋年五十有七夫  
觀三年葬於丹陽長山下有自寫海嶽菴  
淨名齋圖著山林集十卷並傳於代丹陽  
蔡肇嘗銘其墓予恠其叙事多脫落故為  
搜剔舊聞補葺為中岳外史傳昔賀知章  
號秘書外監而元章號中岳外史張長史  
旭稱賀八清鑑風流千載一人也 用為  
米元章傳贊當世不能損益云

蔡肇撰誌

崇寧三年甲子六月制詔令四方承平百  
揆時叙小大之政畢舉增光繼志曠古絕  
無獨書畫之學未有高世絕人之風殆勸

勵之不至也其議投試簡拔之法著為律  
令建官養徒庶幾異時彬彬者有紀焉於  
是六藝之學以次開設矣是時元章名能  
書適官太常一旦奉詔以黃庭小楷作千  
文以獻繼進所藏法書名畫賜白金婚錢  
甚腆方民門競以前代筆蹟來上於秘  
府號宣和御覽每百帙特詔丞相太師楚  
國公跋尾公亦被旨預觀縉紳以為榮遇  
已而出知常州不上改勾管洞霄宮未幾  
就除知無為軍踰年復召為書畫博士便  
殿賜對因上其子友仁所作楚江清曉圖  
既退賜御書畫扇各二遂擢為禮部員外  
郎復以言者罷知淮陽軍彌年瘍生其首  
上書謝事不許以某年月日卒於郡廨享  
年五十有七遺令送終皆有治命賻其家  
以百緡不以受官其子皆特恩也公諱芾

字元章世居太原後徙襄陽自其高曾以  
上多以武幹官顯父光輔始親儒嗜學公  
生秀穎六歲日讀律詩百首一再過目輒  
背誦稍長博記洽聞於書務通大略不喜  
從科舉學議論斷以己意其說踔厲世儒  
不能屈也刻意文詞不剽襲前人經語竒  
蹊險要必已出以崖絕魁壘為工作字道  
勁更沉着雅有晉唐風流尤善臨摹至能  
亂真其畫山水人物自成一家尺縑寸楮  
人以為翫四方碑榜咨請踵至所著詩文  
凡百卷號山林集宣己子聖度錄止韻謀  
說又數十卷平居退然若不能事事至官  
則率職不苟喜為教戒吏民初為煩已而  
安之時亦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家故饒財  
既仕悉以分族人後貧不以為悔遇古書  
名畫必極力購取得之乃已余昔相遇於



都城敗屋僦居客至烹飲出諸奇相與把  
玩嘯咏終日所至喜覽山川擇其勝處立  
字製名後來莫之廢也過潤愛其江山遂  
定居焉作菴城東號海嶽日咏哦其間為  
吾州佳絕之觀平生與游多天下士蜀劉  
涇長安薛紹彭好竒尚古相與為忘形交  
風神蕭散是其一派人也舉止頽頽不能  
與世俯仰故仕數困躓冠服用唐人規制  
所至人聚觀之性好潔置水其傍數盪而  
不悅未嘗與人同器服然進趨禧如音吐  
鴻暢雖不識者亦知為米元章也少與禪  
人摩詰游詰以為得法其逝不怛作偈語  
有倫父佐左武將軍贈中散大夫母閻氏  
贈丹陽縣太君既卒始葬潤州黃鶴山以  
中散祔初宣仁聖烈皇后在藩與丹陽君  
有舊故公少長邸中以后恩入仕初補秘

書省校書郎授舍光尉七遷入淮南幕改  
宣德郎知雍丘縣乞監中嶽廟授漣水軍  
使除發運使勾當公事蔡河撥發入奉常  
為博士三加勳服五品娶許氏封寧公縣  
君有賢行五男長則友仁也補將仕郎辭  
藝能世其家餘早卒八女子適進士喬襄  
文僖老南康軍教授段拂承奉郎吳激餘  
未嫁孫男女各一人以大觀三年六月某  
日葬丹徒長山下余元豐初謁荆國王文  
公於金陵公以詩文贄見文公於人才少  
所許可摘取佳白書之便面余由是始識  
公故為之銘曰米芾出自礪分仍世勇  
爵史載芬既極而遷稟不羣生憐野鴉憎  
家鷗掉棄鞵決習典墳君纒弱冠執且文  
豪氣激越蕩乾坤劇談四座寂不喧別巾  
說製倚朝掀浣衣濯帶肌磨鞞手版拉頰

送飛雲邈晉千載風流存鍾王已往楷法  
終後生不復窺完渾臨池幾年墨練裙句  
法甫白相弟昆造雄設險驚頑昏文成揮  
揮千鬼髡蛟蚓着帝尾角騫尺牘藏弄珍  
瑤琨一官骸諸侯門熟視試一引手援  
南宮坐曹席未溫世間巧語空織文頌淮  
出守朱兩轡三仕無已無戚欣思坐海嶽  
窮朝曠暮年消中病文園踰月止酒不茹  
葦却乘冷風反衆薰西山嶒嶸星可扪其  
陰大江鬱東奔瀆沙發石漂無垠氣象歷  
落宜置君欵酌中冷採芳蓀生芻舍真宿  
草根尚書 但駒伏轅迨摘往實詔九原  
吾文坐烹失鋤芸為歌銘詩下招魂巫咸  
上天誰復聞薄暮雷雷歸叫閤駛雨忽作  
九河翻

襄陽漫士米黻字元章嘗自述云黻即芾也世居太原後徙於吳宣仁聖烈皇后在藩其母出入后邸以舊恩遂補校書郎自蔡河撥為太常博士出知常州復入為書畫學博士賜對便殿擢禮部員外郎以言罷知淮陽軍芾人物蕭散被服劫唐人所與游皆名士

宣和文臣傳

文臣米芾字元章初居太原後為襄陽人官至禮部員外郎博通尚古不喜科舉學惟好潔世號水淫違世異俗與每物迂人稱之米癩云善屬文作韻語不蹈襲一字崇寧間四方承平百揆時叙典章禮樂燦然一新獨有書畫未有傑然超出前古者獨膺簡在遂除書畫兩學博士頗歛士論芾亦欣然就職自以為已任又詔作黃庭

小楷千字以進旋加褒美大抵書効義之  
詩追李白篆宗史籀隸法師宜官晚年出  
入規矩深意外之旨自謂善書者只得一  
筆我獨有四面識者然之方芾書時其寸  
紙數字人爭售之以為珍玩至於請求碑  
榜而門外之履常滿家藏古帖由晉以來  
者甚富乃名其所藏為寶晉齋好事者  
之流出其所有奇字以求跋語增重其書  
而芾或喜之即為作古紙臨倣便與真者  
無辨兼善作畫嘗為楚山清曉圖曾非俗  
師所能到也當時名世之流評其人物以  
為文則清雄絕俗氣則邁往凌雲字則超  
妙入神人以為知言仍偉岸不羈口無俗  
語頤頤東帶一古君子故贈其詩者有衣  
冠唐制度人物晉風流也然異議謂其字  
神鋒太峻有如強弩射三十里又如仲由

未見孔子時風氣其為論或如此且顏多  
行書世亦罕及有山林集一百卷藏於家

別傳

米芾元章或云其母本產娼出入禁中以  
勞廕子或殿直後登進士善書尤工臨摹  
人有古帖假去率多為其摹易真本至於  
紙素破故皆能為之卒莫辨也有好潔之  
癖任太常博士奉祀太廟乃洗去祭服落  
火坐是被黜然亦半出不情知健水軍曰  
先公為漕使每觀公牘未嘗滌手余昆弟  
訪之方受刺則已須盥矣以是知為偽宗  
室華源郡王受仲御家多聲伎嘗欲驕之  
大會賓客獨設一榻待之使數卒解衣袒  
臂奉其酒饌姬侍環於他客杯盤狼籍久  
之亦自遷坐于眾賓之間乃知潔疾非天  
疾也然人物標致可愛故一時名士俱與

之游其作文亦狂恠嘗作詩云飯白雲留  
子茶甘露有凡人不省露兒故嘗叩之乃  
曰只是甘露哥々耳大觀中至禮部負外  
郎知淮陽軍卒

寶晉集

米芾字元章別號海嶽外史太原人父佐  
徙居襄陽未幾家丹徒芾刻意文詞體製  
奇險特妙於翰墨畫山水人物自名一家  
尤精裁鑿而風韻蕭遠趣尚高潔

宋史

米友仁元章子也幼年黃山谷贈詩曰我  
有元暉古印章印刻不忍與諸郎扁兒筆  
力能扛鼎教字元暉繼阿章遂字元暉元  
章當置書學之初召為博士賜對便殿因  
上友仁楚山清曉圖既退賜御書御扇各  
二事友仁宣和中為大名少尹天機超逸

不事繩墨其風氣肖乃翁也每自題其畫  
曰墨戲被遇光先官至工部侍郎敷文閣  
直學士日奉清閒之燕方其未遇時士大  
夫可得其筆既貴甚自秘重雖親舊間無  
緣得之衆嘲曰魚作無根樹能描鴻濛雲  
如今供御也不肯與閒人享年八十神明  
不衰無疾而逝  
米友仁常稱家居道士

格古要論

米元暉紹興中權兵部尚書高宗眷待甚  
厚能傳家學山水略變父法自成一家烟  
雲變滅林泉點綴草草而成不失天真也  
畫紙不用膠礬不肯於絹上畫臨摹古畫  
有用絹者

米友知友仁之弟其父希嘗云幼兒友知  
代吾書碑及作大字更無辨門下許侍郎



尤愛其小楷云每示簡可令令嗣書謂友知也

宋史又載元章增吳激字彥高建州人書得芾之筆意工詩能文尤長於樂府使金以知名留不遣授翰林待制知深州卒有

### 東山集十卷

容齋筆記

先君在燕山赴張總侍御家燕集出侍兒  
仿酒中有一人意狀推抑叩其故乃宣和  
殿小宮姬也坐客翰林直學士吳激賦長  
短句紀之聞者揮涕其詞曰南朝千古傷  
心地還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  
向誰家恍然相遇仙姿勝雪宮髻堆鴉江  
州司馬青衫濕淚同是天涯激字彥高元  
章增也

米顛小史卷二

石集

太原祝允明錄

恩遇

皇祐二年正月十七日詔米芾以黃庭小楷作小字千字文

米元章為書學博士一日上幸後苑春物韶美儀衛嚴整遽芾至出烏絲欄一軸宣語曰知卿能大書為朕竟此軸芾拜舞訖

即縮袖舐筆伸卷神韻可觀大書二十言  
以進曰目眩九天開雲蒸步起雷不知天  
近遠親見玉皇來上大喜錫賚甚渥或問  
之答云初叩軒陛閣門臣僚以笏引之升  
殿此上天梯也

一日上與蔡京論書良嶽召芾至今書一  
大屏顧左右宣取筆硯而上指御案間端  
硯便就用之芾書成即捧硯跪請曰此硯  
經賜臣濡染不堪復以進御取進止上大  
笑曰以賜之芾舞蹈以謝即抱負趨出餘  
墨霑漬袍袖而喜見顏色上顧謂蔡京曰  
顛名不虛得也京奏曰芾人品誠高所謂  
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也

元章為書畫學博士賜對便殿既退賜御  
書畫扇各二擢禮部員外郎  
徽皇聞米元章有字學一日于瑶林殿張

絹圖方廣二丈許設瑪瑙硯李廷珪墨牙  
管筆金硯匣玉鎮紙水滴召未書之上出  
簾觀看令梁守道相伴賜酒果元章乃反  
繫袍袖跳躍便捷落筆如雲龍飛動上在  
簾下回顧抗聲曰竒絕陛下上大喜以硯  
匣鎮紙之屬賜之尋除書學博士

一日崇政殿對事畢手執札子上顧視令  
留椅子下乃顧集殿云皇帝叫內侍要唾

壺閣門彈奏上云後人不可以禮法拘

海嶽以書學博士召對上問本朝以書名  
世者數人海岳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  
筆蔡卞得筆而乏逸韻蔡襄勒字沈遼排  
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上曰卿書何如  
曰臣書刷字

思陵御札問知會稽縣向子固有褚遂良  
所臨蘭亭序後有米芾題識卿可取來歛

以一閱之十四日付孟庾

高宗翰墨志云世謂羊欣書如婢作夫人  
舉止羞澁不堪位置而米芾喜効其體聞  
薛紹彭嘗戲米曰公効羊欣而評者以婢  
比欣公豈俗所謂重儷者耶

穹三寺有米南宮書壁高宗嘗欲取去有  
狀免不曾移徙

思陵曰芾得能書之名似無負于海內然

於楷書篆隸不甚工惟於行草誠入能品  
以芾收六朝翰墨副在筆端故沉着痛快  
如乘駿馬進退裕如不煩鞭勒無不當人  
意然思効其法者不過得其外貌高視闊  
步氣韻軒昂殊未究其中本六朝妙處醞  
釀風骨自然超逸也昔人謂支遁道人愛  
馬不韻支曰貧道特愛其神駿耳余於芾  
字亦然又芾之詩文無蹈襲出風煙之上

覺其詞翰同有凌雲之氣覽者當自得  
思陵稱北宋時惟米襄陽薛河東得晉人  
法書遺意

崇寧三年甲子六月制詔令四方承平百  
揆時叙小大之政畢舉增光繼志曠古絕  
無獨書畫之學未有高世絕人之風殆勸  
勵之不至也其議投試簡拔之法著為律  
令建官養徒庶免異時彬々者有紀焉是  
時元章名能書適官大常獨膺簡在遂除  
書畫博士奉詔作黃庭小楷旋加褒美繼  
進所藏法書名畫皆不下一品優詔答之  
賜白金緡錢甚腆

徽廟時民間競以前代筆蹟求上萃於秘  
府號宣和御覽發百帙特詔丞相太師楚  
國公跋尾元章亦被旨緡紳以為榮遇

顛絕

元章一帖云承借刺員其人不自稱曰  
張大伯是何老物輒欲為人父之兄若為  
大姪猶之可也

元祐中米元章居京師被服恠異戴高簷  
帽不欲置從者之手恐為所沈既坐為輶  
項所礙遂撤去露帽而坐一日出係康門  
遇晁以道以道大笑下輶握手問曰晁四

你道似甚的鬼么我道你似鬼章二人撫  
掌絕倒時西邊獲賊寨首領鬼章檻車入  
京故以道為戲

米少時作邑遣吏捕蝗鄰邑移文責之謂  
吏驅蝗入境米大書牒背遣之云蝗蟲本  
是天災不由人力擠排若是敝邑遣去須  
煩貴縣發來聞者莫不大嘆

米知無為軍見州解立石甚奇命取袍笏  
拜之呼曰石文言事者聞而論之朝廷傳  
以為笑或謂芾曰誠有否芾徐曰吾何嘗  
拜乃揖之耳

子瞻在維揚設客十餘人皆天下士米元  
章亦在坐酒半忽起立自贊曰世人皆以  
米為顛願質之子瞻公笑曰吾從眾  
芾在真州嘗謂蔡攸于舟中攸出右軍王  
略帖示之元章驚嘆求以他畫易之攸有



難色元章曰若不見從某即投此江死矣  
因大呼據船舷欲墮攸遂與之

米好奇怪當平世葬其親潤州山間不封  
不樹嘗自說於人言莫有知其穴者有王  
相者子韶之子也素與米遊甚狎獨知之  
米一日與客遊山因至墓所周覽之次相  
忽渡於草間米色變意甚怒然業已諱之  
竟不敢止相

南宮嘗大字書曰君有瀑布詩古今賽不  
得最好是一條界破青山色人固已恠之  
其後自題云此是白樂天奴子詩見者莫  
不大笑之

崇寧初芾為江淮制置發運司勾當直達  
綱運置司真州大漕張勵溪道見其溈然  
玩世不能俯仰順時深不樂之每加形跡  
芾不能堪會蔡元長拜相芾知己也走利

僕想於長乞於銜位中削去制置發運司  
五字仍降旨請給序位人從並同監司元  
長悉從之遣僕持勅命來芾既得之閉戶  
自書新刺凌晨拜命昇呼殿徑入抵張公  
之廳事張驚愕莫測及辰刺即均敵之禮  
始知所以既退憤然語坐客云元章一生  
澄淡今日乃使著矣  
芾知無為軍每雨暘致禱設宴席於城隍  
祠東向坐神像側舉酒獻鼎牲：獲應得  
新茶果輒以饋神令典客聲諾傳言以致  
之間有得緡錢於香案側若神勞之者嘗  
晨興呼醮門鼓吏日夜來三更不聞鼓聲  
吏言有巨白蛇纏繞其鼓故不敢近米領  
之比吏去不復聞故郡人疑其蟒精至今  
傳之又鑿墨池嘗治事池上鼃聲聒人目  
取瓦書押字投之由是不鳴

米芾好古博雅世以其不羈士大夫共目  
之曰米顛蔡魯公深喜之嘗為書畫學博  
士後遷禮部員外郎數遭白簡逐去一日  
以書抵公訴其流落且言舉室百指行至  
陳留獨得一舟如許大遂畫一艇於行間  
魯公笑焉蔡條得是卷而藏之時彈文正  
謂其顛而芾又歷告魯公泊執政自謂久  
任中外並被大臣知遇舉主累數十百皆  
用吏能為稱首無有以顛薦者世遂傳米

老辨顛帖

長沙之湘西有道林岳麓二寺名剎也唐  
沈傳師有道林詩大字猶掌書碑藏其寺  
中嘗以小閣致之米元章為微官時游官  
過其下艤舟湘江就寺主借觀一夕張帆  
携之遁去僧咄訟于官官為遣健步追取  
還世以為口實

帝以書抵西府蔣穎叔云帝老矣先生勿  
恤浮議自薦之曰襄陽米芾在蘇軾黃庭  
堅之間自負其才不入黨與今老矣困於  
資格不幸且死不一潤色皇猷黼黻皇度  
臣某實惜之願明天子去常格料理之先  
生以為何如芾皇恐世又傳米老自薦帖

潔癖

呂居仁云元章盥手以銀為斗置長柄俾  
奴僕執以瀉水于手呼為水斗已而兩手  
相拍至乾都不用巾拭

世傳米元章有潔疾初未詳其然後得一  
帖云朝靴偶為他人所持心甚惡之因屢  
洗遂損不可穿以此得潔之理靴且屢洗  
其餘可知

芾方擇壻會建康殿拂字去塵擇之曰既  
拂矣又去塵真吾壻也以女妻之  
周仁熟與芾交契一日芾言得一研非世  
間物殆天地秘藏待我而識之荅曰我雖  
名博識所得之物真庸各半特善誇耳芾  
起取于笥周六隨起索巾滌手者再若欲  
敬觀狀芾喜出硯周稱不已且云誠為尤  
物未知發墨何如命取水未至急以唾點  
磨墨芾變色曰一何先恭後倨硯汚矣不  
可用為公贈繼婦之竟不納又元章嘗以  
端硯呈于瞻子瞻故唾之因以為遺

米元章閱書帖

芾皇恐芾既幸稍出門仍意無外却尚恐  
異日因見所知而有隱情不告者將遂得  
罪左右故有露布仰况台聽芾平生喜書  
畫者親見聽直有不足至親授以首飾使

購之嘗曰吾姪汝夢雙角人手携一軸物  
自空下故芾每得一書初任客觀亦置于  
飯几亦升車手執之既窮其趣則以良曰  
以紙鋪如書淨几上復用紙覆自紙間以  
皂荚灰水浸良久按覆紙洗之上紙爛即  
團以拂書塵垢一去然後覆書除背紙去  
手澤有不可除者則又加團洗潔白而後  
止親用乳香作糊於百幅紙中心取剪四  
邊多近手有垢者而加背烏背訖即覆以  
紙加糊置一室中或綾錦皆洗加跋紙取  
跋紙如裱帛工畢入一奩中非明窓淨几  
與見知客未嘗發每一發之文犀瑩玖紫  
墨錦綺粲然溢目即以米姓秘玩書印文  
其所謂書者皆非前所閱可比也亦非今  
好事者所多有也今每示人者印以米姓  
清玩之印文以待慕不可告以情之客秘

玩者實憇客以手指點衣袖印拂之偶一  
及之必洗書如初紙素不可數洗必歆戲  
一觸之是毀書也樞密原公志東欲觀而  
以情告見許遂敢出閱書之法洗二案相  
比芾以紙縑鋪訖濯手親取書于奩中鋪  
展以示客客拱而憑几案從容細閱芾趨  
走于前客云展芾展客云卷芾卷客據案  
甚尊芾執事趨走甚早舍供執早者止求  
不以手或以衣振拂之耳老母訓之不能  
改朋友誨之不能悛子弟諫之不能從惟  
蘇遐舉曰君異日當以此忤要客芾念要  
官可迂不可改心行年五十老倦則輸之  
御府必不在乙品公亦能屈意而一觀乎  
或於公齋或過敝齋得進退如禮雖同于  
芾謀觀可也倘公不欲屑一狗一豕鄙固  
陋之人則亦非敢曲煩台視而異日亦不

敢受不告之罪希皇恩再拜  
按秘觀

王右軍初月尚書二帖 智永四帖

王大令中秋帖 陶隱居朱陽帖

司空圖贈廣歌 懷素去夏帖

張長史秋深帖 顏魯公朱巨川告

歐陽度尚庾亮二帖 吳融博士帖

梁臨樂毅論 楊凝式畫寢大僊二帖

### 唐模十七帖

有客造元章者去必濯其坐榻屋器具時  
滌之中帽稍有塵則滌之後加於頂

希任太常博士時奉祠太廟乃洗去祭服

藻火坐是被黜然六半出不情知漣水日

莊李裕之父希甫為漕使每傳觀公牘未

嘗滌手及李裕昆弟訪之方受刺則已須

盥矣以是知其矯



宗室華原郡王仲御家多聲伎嘗欲驗之  
大會賓客獨設一榻待帝使數卒解衣袒  
臂奉其酒饌姬侍環於他客杯盤狼籍久  
之亦自遷坐于衆賓之間乃知潔疾終非  
天性也



朱顛小史卷三

絲集

太原祝允明錄

嗜好

元章守漣水地接靈璧蓄石甚富一一品  
第加以美名入翫則終日不出時揚次公  
為憲使因往廉焉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  
郡邑付公那得終日弄石都不省錄郡事  
米趨前曰固也乃措笏於左袖中取一石

嵌空瓊瓏峯巒洞穴皆具色極清潤宛轉  
翻覆以示揚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揚殊不  
顧乃納之袖又出一石疊嶂層巒奇巧又  
勝又納之袖最後出一石盡天鏤神劃之  
巧顧揚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揚忽曰非獨  
公愛我亦愛也即就米手攫得之徑登車  
去米以揚奪其所最惘然自失者累月屢  
以書請之竟不復得

閔蔚宗有褚河南所撫虞永興枕卧帖落  
筆精微僅如髮縷既存骨氣復有元神米  
見而愛之崇寧間遇其子長源於京口時  
蔚宗已下世米從長源求此帖長源靳之  
曰惟得公陸探微師子乃可從之長源復  
靳曰此畫不足以當此帖更得公案上盈  
尺珊瑚乃可又從之長源又靳之曰細思  
二物皆有愧於虞帖非得公頭不可米乃

移書曰頃在揚州蔚宗待我甚厚示以此帖這想筆法寫一通去較其所藏鈔若刻楮不復能辨

僧教周有端州石屹起成山其麓受水可磨米後得之抱之眠三日屬于瞻為之銘焉

南宮稱法書曰墨王可謂極稱非右軍大令東武其侯不足當也

未嘗以九物換劉季孫子敬帖不獲其意歎然張芸叟作詩云請君出竒帖與此九物并今日投汴水明日到滄溟又有破紙博珠玉之句亦可謂膏肓於詩畫者

米西清元暉謂其父所藏晉唐真蹟無日不展於几上手不釋筆臨學之夜則以小笈置枕傍每見古帖不用論貴賤以購之必得乃已

蔡條云李後主寶一研山徑長纜踰咫尺  
前聳二十六峰皆大猶手指左右則引兩  
阜坡陀而中鑿為研及江南國破研山留  
在士人家為米老所得後米老之婦丹陽  
也將卜宅久弗就而蘇仲容學士之弟者  
才翁孫也號稱好事有甘露寺下並江一  
地多羣木蓋晉唐人所居時米欲得宅而  
蘇覲得研於是王彥昭侍郎兄弟共登北  
固為之和會蘇米克相易研山藏蘓氏米  
先月索入內禁矣元章仲美皆有詩

寶晉齋研山圖

不假雕琢渾然天成



右此石久為吾齋研山今被道祖易去仲  
美舊有詩云研山不易見移得小翠峰潤  
色衰書几隱約烟朦朧巉岩自有古獨立  
高崧龍安知無雲霞造化與天通立壁照  
春野當有千丈松崎嶇浮波們偃仰蟠龍  
蕭：生風雨儼若山林中塵夢忽不到觸  
目萬慮空公家富奇石不許常人同研山  
出層碧崢嶸寔天工淋漓山上泉滴漑助  
毫端揮成驚世文立意皆逢原江南秋色  
起風遠洞庭寬往々入佳趣揮灑出妙言  
願公珍此石莫與眾物肩何必嵩少隱可  
藏為地僻余亦有作云研山不復見哦詩  
徒嘆息惟有玉蟾踪向余頻淚滴此石一  
入渠手不得再見每同交友往觀亦不出  
視紹彭公真忍人也余今筆想成圖彷彿  
在目從此吾齋秀氣當不復泯矣崇寧元

年八月既望襄陽米芾書余二十年前嘉  
興吳仲圭為畫圖錢唐胡孟思書文後携  
至吳興燬于兵偶因清暇默懷往事漫記  
於此

譽羨

東坡與元章云兩日來疾有增無減兒子  
於何處得寶月觀賦琅然誦之老僕卧聽  
未半蹶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  
盡若此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天下豈  
盡如我輩瞞、耶公不久當自有大名不  
勞我說也若欲與公談則誠不能當更後  
數日耶

元章賦詩絕妙而人罕稱之者以書名掩之也如不及陪東坡往金山作水陸詩及樓雲閣詩殆出翰墨畦迤之表蓋有邁往凌雲之氣派出非尋規索矩者可到也王荆公於人才少所許可獨愛元章詩摘其句書之便面

黃寔師自言為發運使時大暑治清淮樓見米衣犢鼻自滌硯於淮口因索之篋中獨小龍團二餅亟遣人遺之趣其滌硯未畢也我生平有此事頗自慰云

黃山谷贈米元章云帚以能詩知名喜蓄書畫有米氏書畫史行世崇寧間為江淮後勺捐牌於行舸之上曰米家書畫船萬里風帆水著天麝煤鼠尾過年、滄江畫夜虹貫月定是米家書畫船

子瞻自海外歸與元章書云嶺海八年親



友曠絕亦未嘗閱念但念吾元章邁往凌  
雲之氣清雄絕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  
時見之以洗我積年瘴毒耶元章答云更  
有知不盡處備揚許之業為帝宸碧落之  
遊異時相見乃知也其高自標置如此  
涪翁云米淮揚遊戲翰墨聲名籍甚其冠  
帶衣襦多不用世法起居語嘿略以意行  
人往謂之狂生然觀其詩句合處殊不  
狂斯人蓋既不偶於俗遂為此無町畦之  
行以驚俗耳清老到揚計元章必相好然  
要當以不鞭其後者相琢磨不當見元章  
之吹竽又建鼓而從之也

宛陵周紫芝云米為臨江太守聞有恠石  
在河壩莫知其所自來人以為異而不敢  
取公命移置州治石至而驚遽命設席拜  
於庭下曰吾欲見石兄二十年矣聞者以

為言坐是罷去紫芝遊臨江而石猶在詢  
之邦人信然乃作詩曰漫郎與世苦不偶  
侏儻如公世安有平生學書筆似錐晚年  
得州大如斗淮西道院長江邊天公付與  
公高眠使君閉閣作奇字門前白浪春風  
顛人言異石天所出三十六峰如洞天函  
呼我兄更再拜俗眼相看頗驚怪喚錢作  
兄真可憐拜石作兄無乃賢望塵輕拜良  
可笑米公拜石不同調愚智相懸乃如此  
何啻人間三萬里是非自古無公論彼此  
相笑何時已巉品對客初不言堯桀終  
徒自爾

陳雲嶠柏泗州人姓性豪宕結客其祖積金  
七屋不數年散盡嘗雪中騎牛拜米南宮  
墓詩云少年不解事賢駁輕千金何如小  
黃犢踏雪空山溪小、雙牧童吹笛穿松

林醉拜南宮墓地下有知音蓋言世上有  
知音也

倪雲林題米南宮石刻遺像云米公遺像  
刻堅珉猶在荒烟野水濱絕嘆莓苔迷慘  
澹滴細看風骨尚嶙峋山中僊塚芝應長海  
內新詩語寂新地僻無人折碑賣每懷英  
爽一傷神

燕人王鐸字振之嗜石成癖慕元章為人  
以賂求為襄陽令之號王襄陽

張伯雨題元章研山圖云南宮米老書無  
敵同盟亦有薛河東研山自昔懷清賞石  
友令人拜下風華蓋天壇承露潔月岩空  
洞與天通絕憐古學龜城叟一：題詩取  
次工又題拜石圖云一代清狂海岳老世  
間簪紱更須論却憐神放樵夫拜不到奇  
章宰相門

米南宮研山有峯洞凡八處巖翠巖臨畫  
之題詩曰玉樞承寶蓋清氣開天門雨露  
在下何妨草木蕃 右華蓋

空巖挂滿月萬古光不磨直須端正看始  
得見山河 右月巖 有筍如削玉可表

君子林籜龍倘傾日未容不虚心 右玉筍  
萬丈涵空澄一泓費收斂若作有物看定

自覺幽險 右龍潭 峯頭看實尤尺度  
極高峻翠色常照人定知根地潤 右翠巖

雲雨受呼吸猿猴斷板緣豈無逃形者去  
來小有天 右上洞 哆如木瓢唇奔如

土囊口席豹無定居風雷有時吼 右下洞  
方壇眇天界欲上疑無路白雀不歸來高

秋敞風露 右方壇  
馮多福研山園記曰米南宮以研山於蘇  
學士家易甘露地以為宅好事者多傳道

之余思欲一至其處且觀其所謂海岳庵者米氏已不復存總領岳公得之為崇臺別墅公好古博雅晉宋而下法書名蹟寶珎所藏而於南宮翰墨尤切愛玩悉摘南宮詩中語名其勝槩處前直門衙堂曰宜芝便坐曰抱雲以為賓主祝駕之地右登重岡亭曰陟巘祠像南宮榜曰英光西曰小萬有復出塵表東曰丹霞谷亭曰春漪冠山為堂逸思杳然大書其扁曰鵬雲萬里之樓盡摹所藏真蹟憑高賦咏樓曰吟清堂曰二妙亭以植叢桂曰洒碧又以會衆芳曰靜香得南宮之故石一品迂步山房室曰暎嵐灑墨臨流池曰滌硯盡得登覽之勝總名其園曰研山酒酣意適撫今懷古即物寓景山川草木皆入題詠公文彩振耀一世篇章脫手爭傳施之有政

談笑辨治當調度槍攘羽檄旁午應鼎剖  
決動中機會又以其餘才餘智興舊起廢  
自我作新人皆汲、已獨裕如首園之成  
足以觀政非徒侈宴遊周覽之適也夫舉  
世所寶不必私為己有寓意於物固以適  
意為悅此地自晉唐而宋皆名流所居南  
宮營之以海岳名庵後百餘年公始大復  
其舊岳惟公姓天設而地藏之以遺公乎  
予何幸寓目其間公俾記其顛末不敢以  
固陋辭於是乎書

米元章以書畫名一時其文章不多見家  
藏故紙中有露筋烈女碑一通詞亦清古  
其贊每句二韻亦新奇

倪雲林遇王季野示以米元章詩卷因次  
韻喟然點也宜吾與不利虞兮奈若何鴻  
雁不來風嫋、庭前樹子落抄權又題拜

石圖云元章愛硯復愛石探瑰括竒久為  
癖石兄足拜自寫圖乃知顛名不虛得又  
題云米顛自古命宜輕立竇佳珍禍患輕  
并盥沐祕書私太尉可憐諂佞小人情  
孫元京閱寶晉集宋士黝然有楚狂書名  
痼疾盡膏肓太湖靈壁應無價遮莫相隨  
共一航又自許蘇黃二子間千秋冠服一  
朝還南宮郎更多才思縹緲彤庭故國山  
何景明題米元章拜石圖云節比巖：志  
比堅冠裳下拜也堪憐此意世人誰解識  
至今空羨米家顛

米顛小史卷四

竹集

太原祝允明錄

攷據

杜綰石譜云無為軍石產土中至有一段  
二三尺間羣峰聳拔連接高下凡數十許  
巉崑澗谷不異真山不帶為太守拜者四  
面峻峭但石苗所出不廣佳者艱得  
墨池編論字體有隸篆書今書家不解其



義按顏真卿集有云點畫稍細恐不堪久  
目今謹據石擘窠大書王惲玉堂佳話云  
東坡沈玉池銘擘窠大字極佳又云韓魏  
公書杜陵畫鵲詩擘窠大字此法宋人多  
用之墨札之祖也

潤州城西有嶺入江號曰北嶺蔡君謨起  
樓其上武帝升之乃曰此嶺不足須固守  
京口實乃壯觀遂改曰北固

因名北固樓

有藏戴嵩牛與客觀傍有一牧童曰牛闕  
力在前尾入兩股間今掉尾何也又戴嵩  
牛二其一有高宗御題兩目凝紅凡戴牛  
皆然又申屠大用所藏戴嵩于母牛又有  
戲牛圖宣和題莊蓼塘物也又有着色牛  
高宗御題

露筋廟在高郵州南三十里舊傳有女子  
夜過此天陰蟲盛有畊夫田舍在焉其媿

止宿女曰吾寧處此死不可失節遂以蠶  
死其筋露焉故建廟祀之長林燕語云至  
今他處多蠶惟沿廟數里絕無蠶謂神女  
威靈所被云夏秋間估客四集廟中香火  
最盛

行草宜用棗心筆者以其摺裊宛媚然此  
筆須出鋒用之須捺筆鋒向左意趣只用  
筆腰不用筆尖乃可如真書直豎用尖則  
施之行草無態度此是要緊處人多未之  
知如姜堯章孫過庭草書言能籠箬橫豎  
最善發明棗心筆於用之時每難揮運雙  
鉤懸腕久，得趣其要在勿使筆尖也趙  
子固云

莫論衛霍撞星斗極名山記作衝  
人皆謂臨摹為一體殊不知臨之與摹迥  
然不同臨謂置帛在傍觀其大小濃淡形

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摹謂以薄紙覆上  
隨其曲折宛轉用筆曰摹姜堯章云臨摹  
書唐太宗所謂卧王濛於巾中坐徐偃於  
筆下可以嗤蕭子雲惟初學者不得不摹  
亦以節度其手易於成就然臨書易失古  
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筆意摹書易得古人  
筆意位置而多失古人筆意臨書易進摹  
書易忘經意與不經意也

郭若虛云談稱黃筌富貴徐熙野逸何以  
明其然筌與其子居寀始並事蜀為待詔  
筌後累筌遷如京副使既歸宋領真命為  
宮贊居寀復以待詔錄之皆寫禁籞所有  
珍禽瑞鳥奇花怪石又翎毛骨氣尚豐而  
天水分色徐熙江南處士志節高邁多狀  
江湖所有汀花野竹水鳥淵魚又翎毛形  
骨輕秀而天水通色二者皆春蘭秋菊各

擅重名復有居窠兄居寶徐熙孫崇嗣崇  
矩俱下筆成珍揮毫可範

古檜在孔廟杏壇東南今不存矣惟再生  
一株亭、獨立身文皆左轉如草繩纏至  
梢有葉一小叢廣高一尺許樹大僅一尺

許

望海樓額蔡襄所題後改為連滄觀

明皇幸蜀因乃大李將軍思訓畫藏宗室

汝南郡王仲忽家方廣不滿二尺為天下  
名筆宣和間內府求畫甚急以其名不佳  
故不敢進明皇作騎馬像前後宦官宮女  
導從畧備道傍瓜圃宮女有即圃採瓜者  
或諱之為摘瓜圃山谷間民皆冠白巾以  
為蜀人為諸葛孔明服所居深遠者後遂  
不除然不見他書又周密雲眼過眼錄載  
張謙家有徽宗撫李昭益摘瓜圃又趙文

敏所藏摘瓜圖歷代寶之常倩胡廷暉全  
補暉私記其筆端寫一頓質公公大驚賞  
亂真由此名寔俱進

盧鴻草堂十志乃林彦祥所臨李伯時本  
遺草堂越館二所存者曰暮翠庭洞玄室  
期僊磴金碧潭倒景臺桃烟庭數圖  
宗聖譜云元章乃宋初勳臣米信之後視  
芾為五世孫今傳誌皆不載

米敷文嘗題畫云待次平江作於大姚村  
妹家又一帖有自到邨居之語或元章更  
有女妻吳也

諸葛筆者按唐宣州諸葛氏一姓世傳其  
業治平嘉祐前有得諸葛氏筆者率以為  
珍翫坡老云諸葛氏筆譬如內府法酒北  
苑茶他處縱有佳者殆難得其彷彿  
道士張伯雨號白曲外史又號貞居杭州

人嘗入京初燕地未有梅花吳閒：宗師  
時為嗣師新從江南移至護以穹廬扁曰  
漱芳亭伯雨偶造其悅與西風故人遇徘徊  
既久不覺熟寢于中真人終日不見伯  
雨深以為憂及夢覺日已暮矣嗣師咲曰  
伯雨素有詩名宜作詩以贖過伯雨遂賦  
長詩有風沙不憚五千里將身跳入僊人  
壺之句嗣師大喜送翰林修撰虞伯生餼  
之伯雨墓在武林南峰靈石山王鈞橋之  
傍橋為伯雨賣玉鈞所建墓久頽廢明姚  
公綬重葺之

徽廟丹青具天縱之妙自成一家不蹈襲  
古人軌轍後押字用天下一人印用宣和  
政和小璽或用獸印蟲魚篆文  
六朝人尚字學模臨特甚其曰廊填者即  
今之雙鈎影書者即今之響榻硬黃者謂

置帑熬熨斗上以黃蠟塗勻儼如枕角毫  
釐必見響搨者謂紙覆其上以遊綵筆圈  
却字畫填以濃墨然圈影猶存其字亦無  
精采

洞天清錄云上古無墨竹挺點漆而書中  
古方以石磨汁或云是延安石液至魏齊  
時始有墨丸乃漆烟松煤夾和為之所以  
晉人多用凹心硯以貯墨瀦

書與畫一致也書者以濟畫之不足者也  
使畫可畫則無事乎書矣古之善繪者或  
畫詩或圖孝經或貌爾雅或像論語暨春  
秋或著易象皆附經而行猶未失其初也  
世道日降徃々溺志于車馬士女之華怡  
神于花鳥蟲魚之麗游情于山林水石之  
幽而古意衰矣  
畫花趙昌意在似徐熙意在不似非高于

畫者不能以似不似第其高遠蓋意不在似者太史公之於文杜陵老之於詩也徽宗政和中建設畫學用太學法補試四方畫士以古人詩句命題嘗試竹鎖橋邊賣酒家人皆從酒家上著工夫惟一人但於牆頭竹外挂一酒帘而已便見酒家在竹內也又試踏花歸去馬蹄香一人但著數蝴蝶飛逐馬後果皆中魁選

真娘者吳妓也死葬吳宮之側行客競為詩題于墓時人比之蘇小

錢唐褒親崇壽教寺俗稱劉娘子寺宋紹興劉貴妃專掌御史文字工書畫所謂劉娘子畫者是也畫上用奉華堂印

唐人有生紙熟紙熟者妍妙輝光生者非有喪不用退之與陳素書云送孟郊序用生紙寫言急于自解不暇擇耳



王摩詰畫物多不問四時如畫花往、以  
桃杏芙蓉蓮花同畫一景如畫袁安卧雪  
圖有雪中芭蕉

蘇子由之子與元章之子友仁皆字希見  
黃山谷贈以謝元暉古印是也又襄陽一  
帖云吾子鰲兒洞陽三雄則虎兒豈又在  
三子外耶

五字損本蘭亭端流帶右天五字也

八分書殆不始于秦水經注齊地掘古塚  
棺前有八分書驗文乃太公三世孫胡公  
之墓科斗古文大篆小篆亦自五帝時有  
之矣如禹刻峒嶼碑則用科斗宣王刻石  
鼓則用籀書唐人錢譜太昊氏金尊盧氏  
幣其文具存悉皆小篆太公九府圖錢黃  
帝布刀亦是小篆楊用修曰書契既作字  
體悉具其、不始于秦也一云八分書起

于漢王次仲次仲有道術詔徵聘于車中  
化為大鳥飛去遺二翮于山谷間今大翮  
山小翮山是也

觀畫之法大凡觀釋教者尚莊嚴慈覺觀  
羅漢者尚四象歸依四象者謂有四國王  
之子有婆羅門或四胡夷或比丘優婆塞  
夷門觀道派者尚孤閑清古觀人物者尚  
精神體態謂有貴賤中外也仍觀折算衣  
紋傳分形貌觀畜獸者尚馴擾擴厲觀花  
竹者尚艷麗閑雅觀禽鳥者尚毛羽翔舉  
觀山水者尚平遠曠落觀鬼神者尚筋力  
變異觀屋木者尚壯麗深遠

雪竇和尚親書詩与元章所和者雪竇詩  
云有無盡是兩頭語諸祖因何不立言未  
代兒孫列戶牖一花五葉失真傳自元章  
外又有周仲仁陳師錫葛繁等詩

褚伯秀云江南李後主常詔徐鉉以所藏前代墨蹟古今法帖入石名昇元帖然則在淳化之前當為帖祖

金章宗明昌七印其一內府葫蘆印其二羣玉珍祕其三明昌珍玩其四明昌御覽其五御府寶繪其六明昌中祕其七明昌御府

唐六典有裝潢匠注音光上聲謂裝成而以蠟潢紙也今製牋法猶有潢製之說人多不解作平聲又改為裝池益謬

畫亦有相法李成子孫昌盛者以其山脚地面皆渾厚濶大上秀而下豐合有後之相也非特論相理當如是耳

飛白書始于蔡邕在鴻都學見匠人施墜帚遂創意焉梁子雲能之武帝謂曰蔡邕飛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飛飛白之間在卿

斟酌

古人畫葉謂之粉本前輩多寶蓄之蓋其  
草、不經意處有自然之妙宣和紹興所  
藏粉本多有神妙者

趙孟堅云中興後朱鑿品橫斜顛倒幾若  
楊少師孫勤川規、恐下筆不中觀者元  
章曰奴書耳

金陵舊事江南府庫中書畫至多其印記  
有建業文房之印內合同印集賢殿書院  
印以墨印之謂之金圖書惟此印黃金為  
之

古人題畫書于引首宋徽廟御書題跋亦  
然故宣和間褚書畫用黃絹引首也近世  
多書于畫首趙松雪云畫至元朝遭一劫  
也

吳門朱長文字伯原號樂園元豐間舉進

士因疲疾不仕以義行聞鄉里紹聖間力  
起為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所著有琴  
史及粹問諸書

卷中引列宋時諸老本考如左

張耒仕至起居舍人與秦少游同學于蘇  
子瞻子瞻以為秦得吾工張得吾易而世  
謂工可教易不可教耒字文潛

畢仲游公升登進士元祐中召天下文  
學之士十三人策試翰林院子瞻以公升

為第一

陳師道字無已為秘書正字世言無已每  
登覽得句即歸卧一榻以被蒙首謂之吟  
榻家人知之即猫犬皆逐去嬰兒稚子亦  
皆抱持寄隣家徐待其起就華硯畢乃敢  
復常三蘇門下客最知名者黃魯直張文  
潛晁無咎秦少游謂之四學士無已文行  
雖高以晚出坡門故不及四人之著一字

復常號後山

徽猷閣待制晁說之字以道少慕司馬溫公為人自號景迂年未三十子瞻以著述科薦之坐元祐黨廢

秦少游名觀六稱太虛初除校勘黃本書籍紹聖中王介甫謂其詩新清婉麗鮑謝似之少游自言其文銖兩不差但以華麗為愧耳有淮海集三十卷

秘書郎昭武黃伯思元符進士好古博雅喜神仙家自號雲林子別字霄賓有集一百卷博古圖說十一卷翼騷一卷洛陽九詠一卷法帖刊誤二卷先是米南宮有信化帖刊誤辨之已得七八至長睿則益精矣

丹陽蘓庠字養直紳之後頌之族也以遺澤畀其子自放江湖間子瞻見其清江曲

大愛之由是得名

蘇頌字子容泉州人移徙潤州相哲宗

張舜民云叟邠州人其文豪有理致而家

刻意于詩自號浮休先生唐張鷟稱浮休

子芸叟蓋襲之為諫議大夫居職七日所

上六十章崇寧初坐表言紹聖逐臣有云

脫禁錮者何止一千人計水陸者不啻一

萬里又云古先未之或聞畢竟不知其罪

以為說謗坐貶

韓維字持國億子也最能詩世傳其醜醜  
絕句

李迪字復古舉進士第一終中書門下平

章事謚文定

蔡攸蔡條俱京子末年事皆出于條：見

攸既叛父又與已不協乃作國史後補北

征紀實歸罪于攸為父自解然京罪不可

掩也條有鐵圍 叢談五卷

周種字仁熟官集賢脩撰

岳珂號倦翁其所撰程史者猶柱記也

王鞏字定國生長富貴其嗜好皆老書生  
事而不寒乞為文不自貴珍如落唾涕時  
出奇壯語及派嶺南更折節自苦

張方平安道初舉茂才異等再舉賢良方  
正皆中其科識畧過人知蘇洵父子於布

衣惡王安石於考試進士之日當時最為  
耆德號樂全先生

晁補之字無咎七歲能屬文在杭州作七  
述叙杭山川人物之盛麗時子瞻倅杭屈  
行輩與交嘗欲有所賦見其所作嘆曰吾  
可閣筆矣

王珪字禹玉其先成都人故號華陽後居  
開封內外典制十八年多大典冊令其詩



號至寶丹以多富貴語也

魏泰襄陽人字道輔為人無行而有口每稱章子厚秦既場屋不利傷作他人著書如志恠集拓異志倦游錄碧雲駮又自作東軒筆錄皆用私喜怒誣讖前人劉敞字原父袁州人慶曆中舉進士廷試第一自六經百氏下至傳記無所不通私謚公是先生弟放字貢父謚公非先生

李師中字誠之終天章閣待制唐子方貶青州有詩送行盛傳一時

楊傑字次公亦稱無為子善談禪理

劉季孫字景文有詩寄坡云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鬢曾種菊花無人共稱之

賀鑄字方回與米芾齊名然鑄生皇祐壬辰視米猶為前輩也

臨川謝逸字無逸工詩能文黃涪翁讀其

詩曰晁張流也

韓駒子蒼政和初詣閣上書召試出身後  
入西掖學出蘇氏磨淬剪裁之功終身改  
竄不已有寄人數年而追更一兩字者

鄱陽姜夔克章有白石道人集三卷絳帖  
評二十卷書譜一卷楊誠齋愛其詩有裁  
雲縫月之妙

釋道潛號參寥子與子瞻少游為友其詩

清麗不類浮屠語

吳越錢惟演字希聖佻之子也有飛白叙  
錄一卷

延平陳瓘瑩中號了翁嘗移書責曾布又  
言蔡京及弟卞之奸惡章數十上除名編  
隸合浦以死

吳郡葉夢得紹聖四年進士三十一歲掌  
外制號石林字少蘊著述極富

吳郡范成大至能初以起居郎使虜附奏  
受書事抗虜歸被上眷以至柄用

廬陵周必大子克一字知道自號平原  
叟有集二百卷行世

歸安倪思正父以戊戌宏詞受知阜陵立  
朝劉介嘗言與其為有瑕執政寧為無瑕  
從官終禮部尚書謚文節

文同永春人善畫墨竹東坡嘗稱其四絕

詩一楚詞二草書三畫四司馬溫公稱其  
襟韻潇洒如晴空秋月塵埃不到其為人

可知已字與可亦稱石室先生又稱笑笑  
先生錦江道人元豐初出守吳興至宛丘  
驛忽留不行沐浴衣冠正坐而逝

釋夢英工篆籀之學有字源一卷行世

鄔忠恕字恕先雒陽人為國子博士特酒  
狂縱數犯法忤旨流登州至臨邑道中尸

解仙去

李公麟字伯時舒城人涪翁云龍眠似南  
朝諸謝中有邊幅者久當在臺閣乃為書  
畫所累

鄧熙河陽溫縣人善山水寒林蚤年工贍  
晚年落筆益壯

僧巨然鍾陵人善山水為烟嵐氣象於峰  
巒嶺岫之外

石延年字曼卿少以詩酒豪放詩格奇峭  
工書體兼顏柳卒後有故人遇之曰我今  
為鬼僊所主芙蓉城呼故人往遊不得念  
然騎一素驃去如飛其洛陽于亳州一舉  
于家去不得留詩一篇與之

范寬初名中正字仲立華原人北宋時為  
山水者惟寬與李成稱絕

董源字北苑多寫江南山其用筆似草草

遠觀則景物粲然如覩異境

李成營丘人善屬文為畫精通造化掃<sub>掃</sub>千里於咫尺寫萬趣于指下

蘇舜元字才翁子美兄也書工草隸

蔡襄字君謨興化人工書為宋朝第一

王詵字晉卿開封人學李成作着色山水

墨竹師文湖州堂曰寶繪

周越以善書名世為主客郎中與兄起皆

有書名

吳越錢易字希白有集一百五十卷工書

評者謂其如美丈夫肌體充悅

蘇舜欽字子美好古工文廢居蘇州作滄

浪亭益讀書發其憤懣又善草書酣醉落

筆爭為人所傳翫父名者字國老

朱顛小史卷五

鮑集



太原祝允明錄

書評

米老書以天馬脫御追風逐雷雖不可託  
以驅馳之節要自不妨痛快朱君所藏此  
卷尤為秀逸而寫劉無言詩六多奇語  
信可寶也  
淳熙乙巳三月晦日朱嘉仲晦  
父觀于建陽西山景福僧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朱子嘗曰字被蘇黃明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僅有法度如端人正士又曰山谷不甚理會得字故所論皆虛米老却理會得故所論皆實也

楊廷芳跋元章登峴二大字帖云某學書最晚雖徧參諸方然祖一瓣香五十年來未嘗指出也今得見米禮部登峴二大字乃知李密未見秦玉耳

薛紹彭稱米博玉士書有二王意氣

東坡云海嶽平生篆隸草書風樞陣馬沉著痛快當與鍾王並行非但不愧而已

元章少時書法蓋自傳師後始入大令之室結體超軼一用其筆意此帖元章所摹王獻之帖臨池用功如此晚年放恣自成一家不復作此狡獪變化矣

米禮部行草用大令筆意稍跌宕遂有

成一家後生習米者但得其踰繩越界之風則善學柳下惠者也范成大跋

岳珂英光堂帖有米元章臨智永真草千文與今本大不同乃知士人臨帖不論形似也珂跋其後云摹臨兩法本不同摹帖如梓人作室梁欂栌榑榑雖具準繩而締創既成氣象自有二拙臨帖如雙鵠並翔青天浮雲浩蕩萬里各隨所至而息寶晉蓋進乎此者也為之贊曰永之法妍以婉節之體峭以健馬牛其風亡合志通彼妍哉峭惟妙惟肖故曰袒裼不洗夜戶不啓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

米元章有書名其技筆能畫管城子指撮之勢翩、善飛結字珠飄逸而少法度其得意處大似李北海間能合者時竊小王風味也



本朝書米元章蔡君謨為冠餘子莫及君  
謨始學周越書出顏平原變體元章始學  
羅遜漢王諱讓書其變體出於王子敬君  
謨泉州題橋記絕過平原元章鎮江焦山  
方丈六版壁所書與子敬行筆絕相顏藝  
至於此亦難矣坡贈六觀老人詩云草書  
非學聊自悟落筆已喚周越奴則越之書  
本甚高也襄陽學記乃羅遜書元章亦襄  
陽人始効其作至於筆挽萬鈞沉着痛快  
處遜法豈能盡耶

龔聖與曰評書家謂米書如快劍斫陣以  
其銛利無前故也是大不然米書超絕中  
自有妍美不專以險絕為工沈慶之貌如  
婦人好女每臨陣必著假面而其威武所  
被能使丰姿掩抑不露此英雄能事也  
米者自書上清儲祥宮碑用紙上大書甚

佳舊藏向若水家後歸賈秋壑今歸子才  
乃與東坡同所作米意極自得然非為彼  
文壑倒則此老必叫屈余家亦有米老自  
撰自書天衣禪師第二碑字畫絕妙藏之  
甚久為德生豪奪去甚惜之今一之應桂  
所有之字大於此然宛究不及也

徐季海書惟此一種有右軍父子筆法而  
無俗氣如開河碑起軼孝子碣老重然終  
非王家苗裔也頃見蘇子瞻錢穆甫論書  
不取張友正米黻余殊謂不然及見鄧忠  
恕叙字源後乃知當別二公極為別書者  
也

米淮揚黻摹逸少平章帖筆趣翩翩固自  
佳但肆筆搨放殊不廊填非古也昔楊書  
欲如水月鏡像者故應廊填乃造微耳黃  
伯思跋

米海嶽書如快劍斫陣強弩射千里所當  
穿徹書家筆勢六窮于此然六似仲由未  
見孔子時氣象耳

此本定州蘭亭王中所得米元章摹入棠  
梨板者字雖肥骨肉相稱觀其筆意右軍  
清真風韻冠映一時可想見也今時論書  
者憎肥而喜瘦黨同而妬異曾不夢見右  
軍脚汗氣豈可與言用筆法耶

元章云昨遂不奉恨深帖有秦漢篆筆褚  
中令自言故應不同真不虛耳中令書中  
有相勞苦語極佳讀之了不可解者當是  
牋素敗逸字多耳觀其可讀者知其爾耳  
此由元章專治中令書皆以意附會解說  
成理故似杜元凱春秋癖耶黃庭堅題  
章吉老傳盧扁之術米元章得鍾王之法  
真世間之二妙濡郡之一奇也而志乘不

錄碑植于城南十數里荒郊中蓋吉老之  
墓在焉由大觀距今百六十餘載雨淋日  
炙漸覺斑剝懼其弥久而磨滅也目刻之  
以附于寶晉齋帖末咸淳己巳正月望日  
廬山曹之格書

瓜州開大三字神彩飛動妙絕古今  
倪正父云本朝字書惟東坡魯直元章然  
東坡多卧筆魯直多縱筆米老多曳筆若  
行草尚可使作小楷如黃庭樂毅洛神則  
不能矣

番陽姜堯章曰翟伯壽嘗問米老書法當  
何如米曰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必至精  
至熟然後能之古人道墨得其一點一畫  
皆昭然絕異者以其用筆精妙故也  
米襄陽書改如黃太史作詩之變芒角刷  
掠求於匱蘊川媚則茂有其學魯獨居男

子於薛道祖見之

米南宮書如游龍躍淵駮馬得御天然拔  
秀不可攀也吳興趙孟頫跋

上並

唐人臨摹古迹得其形似而失其氣韻米  
元章得其氣韻而失其形似

蔡君謨所摹右軍諸帖形模骨肉慊慊志具  
備莫敢踰軼至米元章始變其法超越規  
矩雖有生氣而筆法恣絕矣

五峰陸友題  
上並

米南宮書神氣飛揚筋骨雄毅而晉魏法  
度自整然也漢人只知程不識用兵紀律  
精嚴不知李廣之無斤墩為合作也

坡谷出而晉魏之法盡米元章薛紹彭黃  
長睿諸公方知古法紹彭最佳而世不傳  
米氏父子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恠弊流金  
朝而南方獨盛遂有張于湖之險澁張即  
之之惡謬極矣伯生虞集題

上並

黃魯直書道媚米元章書後拔薛道祖書  
溫潤徐會稽書之濁在波偃李北海之濁  
在歌斜波偃之弊流而誤吾坡公歌斜之  
弊流而為元章父子矣  
趙孟堅跋  
張伯雨云元章學王書而變薛河東學王  
書而不變

陶宗儀稱趙文敏偶得米海岳壯懷賦一  
卷中闕數行因取刻本摹搨以補其闕凡  
易五七字終不如意乃嘆曰今不逮古多  
矣遂以刻本完之公之翰墨為國朝第一  
且猶服善如此僅有一等人僅能點畫如  
意便自誇大者寧不媿乎

米南宮書七言律絕四首後有卑長史張  
掄二跋斷為真蹟無疑米書與蘇黃並價  
而各不相下大抵蘇黃優于藏蓄而米長  
于奔放今觀此帖則奔放外有藏蓄之風

所見米書似此絕少評書者當自知之  
米元章書翰有紹興及睿思殿圖印其子  
友仁題其後稱先臣芾蓋君前臣名之義  
也元章書極精妙而友仁亦有家法父子  
並美自羲獻以後亦鮮聞之書法真蹟每  
相混淆如米者江南偽本不知其幾此妙  
處望而可知太宰水村檢諸故篋重加表  
飾物之顯晦固有數哉

右米元章跋顏魯公真蹟顏文蓋為節度  
李光顏作者而今止矣米稱顏柳挑剔太  
過無平淡天成之趣固宜乃以為後世醜  
恠惡札之祖其所遺書曰海岳名言者屢  
屢言之嘻亦過矣蘇東坡嘗言書至顏魯  
公天下之能事畢矣蘇稱米書為超逸入  
神而米對神宗嘗蘇為畫字其取舍又各  
不同不可知也

解大紳云學書之法非口傳心授不得其精故自羲獻而下無善書者惟智永能悟家法書學中興至唐而盛宋家三百年惟蘇米庶幾元惟子昂一人而已

虞永興汝南公主墓志起草真蹟先宋時藏洛陽好事家後歸張直清米元章嘗見之元初在郭佑之處後不知所存亦不知何年入石按元章云予臨汝南帖浙中好

事者以為真刻石今觀此刻字勢長而肥頗類米筆又張氏本十六日下有關文校之良是然無旁注小字赫、高門等語及主翁題字雲烟過眼錄記鄭本有米跋今亦不存蓋米喜臨晉唐書往、逼真而一時題記多略不錄况此帖世無別本必米蹟也

昔人謂晉唐真蹟不易得得見墨本佳者



可矣今雖墨本豈易得哉此帖米氏所刻  
蓋真蹟舊藏其家即書史所載送梨帖也  
經宣和收購遂藏禁中此本猶是未進御  
時刻前十字大令書後十二字實右軍書  
柳誠懸白太宗書中辨出前帖而又悞連  
後帖元章已曾勘出不知何故仍刻作一  
石豈當時雖已辨正而前人題字印記惜  
不忍便拆耶至宣和書譜直以前帖置右  
軍書中而王秋澗玉堂嘉話又目為太宗  
帖皆不可曉也東坡詩跋正為米氏作者  
後人誤裝入蘇氏禱帖中令臨于此紙墨  
刻揚誠出一手  
右四帖為一卷其首為米海嶽次二卷無  
名最後則名而不姓皆元人書媿余之寡  
陋不能一一審別然遺文舊事賴此以傳  
不特充翫好而已海岳書于晉人最有功

故其淵源高于宋一代此為慧日峰錄一  
庵記惜其起語處損闕數行行筆則規模  
聖教序而波法特佳識者當自着眼也  
米九帖中其一乃所作海岱樓望月絕句  
三四云天上若無脩月戶桂枝撐破向東  
輪一詩凡書三過最後又繞書其傍信書  
六一難事其用意如此海岱即海嶽之謂  
又知嘗有此樓東字旁又作 字猶自未  
定

南宮與眉山豫章蒲陽擅聲宋室近時學  
者寡師王氏宗祖必先事四家為襄陽之  
學者大抵步入狂狷允明固亦願學而資  
力資乏乃不易耳而亦不易以語人此天  
馬帖為梁溪錢氏世藏其孫昌言出示舒  
翫未終第覺法度森 與尋常之論大異  
高陽馮几人口不幾于誤人耶昌言請識

跋稍附爾爾異時諦觀着力或得畦徑一  
二當為再議以易此識

海岳能書又能詩書品超邁入神詩稱意  
格高遠傑然自成一家嘗寫詩投許仲元  
自言不襲古人生平亦未嘗錄一篇投豪  
貴遇知己則不辭元豐中至金陵識王介  
甫過黃州識蘇子瞻皆執弟子禮其好文  
重道如此時論章伯益如宮女插花嬪嬙  
對鏡自有一般態度能繼者惟海嶽耳或  
云海嶽學羅讓書益其少時非作法于讓  
也

辛丑年間中貴人索取奇翫騷擾東南挾  
王癘子為羽翼東吳珍玩寶玉為之一空  
吾鄉沈氏所藏米元章墨跡亦為取去未  
免王癘子坐誅傳首江浙都憲徐公源題  
其臨卷云赫々威聲振地雷江南珍貝滿

車回米家詩畫真無價直與王廙購首米  
此詩至今傳誦

宣德九年王佐錄囚至無為州學見石碑  
散亡不完命諸生拓其存者 七字多米  
元章所書米友仁題其後云羲之七帖先  
臣芾中年所臨此字有雲烟卷舒翔動之  
氣非善雙鉤者不能得其妙精石刻者不  
能形容其一二也 紹興六年丙辰十二月  
初七日臣米友仁審定

庚午春馬生致米元章墨刻天馬賦筆勢  
雄強超逸真有千金 躩過都歷塊之氣  
賦語則不受銜嚙膝生虎駒耳徐元玉後  
題一詩頗到代興意未敢盡許也  
右元章三絕句又二紙神氣奕々 駭人令  
覽者爽然

褚摹禊帖米元章謂褚的筆非也 既稱句

填清潤又云以意改誤易數事未有雙鈞  
廊填而意易者蓋唐人于臨本上加雙鈞  
耳虎兒實知之不欲矯其父誤謬定為諸  
葛正等于賜本雙勾又非也正當作貞宋  
人避其廟諱故余始謂能辨陳家本作于  
定國耳今乃能於米家本作董狐書畢不  
覺一咲噴筍滿案

子瞻似顏平原故極口平原魯直學瘞霍  
故推尊瘞霍元章出褚河南故左袒河南  
河南楷似行然自有楷平原草似楷然自  
有草李北海楊凝式及元章魯直俱無楷  
矣

蘇黃米蔡以能書之名並一時東坡頗重  
元章而元章不甚推東坡獨山谷稱東坡  
書千變萬化至教人學書則云遠法王右  
軍父子近師顏楊子瞻

黃長睿有書學而無書才米元章有書才  
而無書學

眉山兄弟二帖故當雁行智永諸人而米  
襄鄧文肅班老功饒介之尤書家秀穎翩  
翩可喜余為聚此斲簡如窮波斯探寶得  
成寶船辛苦頭白

米元暉書夫子廟石刻亦秀穎可愛但結  
法不古又乏變態耳黃涪翁贈之詩師兒  
筆力能扛鼎教字元暉繼阿章取羲之獻  
之故事書家不媿真表者有大小鍾大小  
衛大小王大小歐陽大小米此後無堪屈  
指者

米顛小史卷六

土集

太原祝允明錄

畫評

襄陽湯士米公筆法為一代宗仰其餘波  
為畫亦復造微入妙自謂非古今畫家者  
派識者亦不以為過于元暉作遠山長雲  
出沒萬變古未有輩安得匹紙以盡其筆  
勢之妙乎至於林麓近而雄深岡巒遠而

挺拔木露幹而想高茂水見涯而知瀾渺  
皆發於筆墨之外此常人之所難而米氏  
之所易也

元章字札流傳四方獨於丹青誠為罕見  
余止在利倅李驥元俊家見二畫其一紙  
上橫松梢淡墨畫成針芒千萬攢錯如鐵  
今古畫松未見此製題其後云與大觀學  
士步月湖上各分韻賦詩芾獨賦無聲之

詩蓋與李大觀諸人夜游穎昌西湖之上  
也以為煩則近簡以為簡則不殊太高太  
奇寔曠代之奇作乃知好名之士其欲自  
立于世者如此

李成范寬蘇東坡米南宮父子皆高尚士  
夫以畫自娛人遇其適興則留數筆豈能  
有對軸哉今人以孤軸為嫌不足與之言  
畫矣張靜居題米南宮畫云古之畫法不



復見六朝人物留遺譜後來山水出新意  
二李三王老可觀洪谷之後有荆關營丘  
渾雄獨造古華原處士志奇崛餘子紛  
何足數鄧熙平遠疑有神北苑爛熳皆天  
真畫院宣和衆史集俗華姿媚非吾倫豈  
知南宮迥不羣一掃千古丹青塵神間華  
簡意自足窈窕青山行白雲黃侯黃後安  
得此元氣淋漓猶滿紙晴拂窓拂拭對高  
秋恍惚神游華山裏生平畫癖柰此何為  
子試作雲山歌珍藏什襲子須記世間名  
畫今無多

鄧公壽云米元章心眼高妙而立論時有  
過中處

昔米芾嘗謁徽廟于宣和殿懷其子友仁  
所畫楚山清曉圖以獻今觀元章墨帖謂  
吳江宰同僚語陳邦達善作烟巒雲巖吾

子友仁亦能奪其善駒曰知元章沉痾於  
譽兒癖矣 申屠駒

夏泰亨題烟巒晚景云不見廬山五老峰  
九江秀色繞雲松微岳識圖中意疊巘  
層巒翠萬重唐珙云襄陽米友仁作畫但  
畫意須臾筆淋漓走元氣

米南宮多遊江湖每卜居必擇山水明秀  
處其初本不能畫後以目所見日漸摹倣  
之遂得天趣

雲山烟樹摠模糊此是南宮鵲突圖自咲  
頂門無慧眼臨窻墨迹澹如無

王文忠公跋海嶽庵圖云國朝李集賢其  
人品視宋米南宮益無愧此圖蓋南宮之  
子元暉所作而集賢之子遵道所臨者也  
南宮之有元暉集賢之有遵道又何絕相

類耶

張彥遠顧愷之張僧繇之功臣也劉應鵬  
鄧若虛則李成范寬閻令之功臣也米元  
章沈括則董源巨然之功臣也道子小損  
於元章二李微疵於若虛雖各尊所知不  
無意味

畫家中目無前輩高自標樹無如米襄陽  
此君雖有氣韻不過一端之學半日之功  
耳然不免推尊顧陸恐是好名未必真合  
友仁不失庖頭吳仲圭差有工力  
古畫多直幅至有畫身長八尺者雙幅亦  
然橫披始于米氏父子

看畫如看美人其風神骨相有肌體之外  
者今人看古蹟必先求形似次及事實非  
賞鑒之法也米元章所謂好事家者家多  
費力貪名好勝遇物收置不過聽聲所謂  
賞鑒則天資高明多閱傳錄或自能畫或

深畫意每得一圖終日寶玩如對古人雖  
聲色之奉不能奪也燈下不可看畫酒邊  
亦不可看畫卷舒不得法家為害物

雜記

米元章墓在丹徒黃雀山芾之父左武衛  
將軍贈中散大夫會稽公母贈丹陽縣太  
君閻氏皆葬于此

太平文藻米元章印文吳氏家藏米帖上  
嘗有此印

米元章端硯其背刻元暉題字云此研色  
青紫而潤下岩石也先公得於山谷文室

中磨李廷珪墨試諸葛氏筆乃知世間真有揚州鶴也

竹簡之法絕而不傳米元章得古簡以竹律行漆如法更制

米元章所作帖題跋一卷真蹟藏西洛王晉玉家經靖康之亂已散亡矣

米芾書評一卷元祐六年撰集唐初至熙寧間能書者品第優劣

元章出守無為州刻墨池二字及寶藏二字經二尺許皆有神勢至今在焉

無為州有太守泉舊景福寺地芾有詩云甘泉如惠山者是也

元章寫高麗經以孔子為佛顏淵為菩薩海岳庵在山之西麓亦元章所建後燬乃移建於城東利涉門內

米元章甘露寺詩石刻在多景樓中天開

海岳四字在海岳庵

京口耆英傳云襄陽米芾喜登覽山川擇其勝處立宇製名米者莫能廢作淨名齋於北固山下自為之記

米老有辨印書

芾以所珍研山易蘇學士家甘露地結庵其中自號海嶽日吟哦其間為京口佳絕之觀遨衍三山賦詠畧遍如甘露悼古詩

臨金山賦焦山明應祠銘其猶彰著者也自寫其真刻石甘露其子友仁為贊今石在趙郎中滄浪別墅

元章著詩百卷號山林集宣己子聖度錄大宋五音正韻雜說又數十卷紫陽宮下石壁上有大書第一山三字

米南宮有寶晉山林拾遺

米元章帖十二冊各以其類為冊如手簡

家書詩文各分類間是韓侂冑家故為中間韓魏公家園池詩各有閑古珍玩大印其後歸史衛王府凡如此者凡五十六冊一一精好米帖家書內有與友仁者有與寅哥者所謂虎兒是也花押有兩樣元章所收智永研心如白乃天章寺僧所獻張雨云元章獲王右軍紫金石硯唐莊宗垂雲研山皆歷代瓌寶

米南宮有自畫宅圖又有小楷三帖又十帖珊瑚等帖

元豐間米老自號鹿門居士其印文云火正後人芾印其後並不見用之

吳後主紀功三段石碑傳是皇象書其二段之陰有襄陽米芾四字亦為人磨礪哉  
畫

米公自寫真世有三本一本服古衣冠曾

入紹興內府有其子友仁審定贊跋云先  
子昔手寫晉唐間忠臣義士像數十本張  
于齋壁一時好古博雅移模流傳甚多至  
今尚有藏之者此卷自寫真也一本蘇養  
直題云米禮部人物瀟散有舉扇西風之  
興一本唐裝據案執論十七帖者上有篆  
書淮陽外史米元章像八字及元章自書  
柴几延毛子明憲館墨卿功名皆一戲未  
覺負平生

元章刻楔帖于淮山樓并友知友仁題于  
後留守吳琚刻世福三米蘭亭東安縣治  
有米芾墨池米曾為鄧守

元章嘗作天說以究天地日月旁側之形  
盈虧之質為晝夜六十圖所引六經以點  
古今百家星曆之妄又著潮說以證盧肇  
皮日休復緣飾釋氏做佛之詭論將上之



御府藏之名山

元章與大觀學士步月湖上各分韻賦詩  
元章獨賦無聲之詩其一乃梅松蘭菊相  
因于一節上交柯巨葉而不亂

王惟清製墨面云淨名齋幕云姑蘇山人  
王惟清襄陽米元章家所造

米元章書畫奇絕從人借古書自臨揭臨  
竟併以臨書真書還其家今自擇其一而

其家不能辨也以此得古人書畫甚多東  
坡有詩譏之云畫地為餅未必是要令癡  
兒出饒水又云錦囊玉軸來無趾榮然奪  
真擬聖智又云巧偷豪奪古來有一笑誰  
似庠頭癡山谷和云百家傳本略相似如  
月行天見諸水又云拙者竊鉤輒折趾皆  
言元章好奪取人書畫也  
甘露寺多景樓不知所始與所以名寺興

于唐繇李衛以後登北固題詠者皆不及  
多景則樓當建于本朝無疑獨不知其歲  
月初為樓者誰也今樓中石刻有米元章  
詩且云禪師有建樓意故書禪師不載何  
名當元章時尚未樓而東坡先生熙寧甲  
寅歲自杭過潤與孫巨源王正仲會于此  
賦江天斜照傳于樂府不知與元章賦詩  
相去幾何豈有之而中廢耶或云熙寧中  
主僧應夫為之皆不可知也  
穹窿山在吳郡西南三十里舊傳赤松子  
食桂實石脂于此有福臻院米芾嘗大書  
詩于兩壁字畫竒逸山下有海雲菴庵有  
二茶樹其二株皆連理蓋二百餘年矣  
元章在漣水時客鬻戴嵩牛圖米借留數  
日以摹本易之不得客謂原本牛目中有  
牧童此則無也

米元章晚年學禪有得知淮陽軍未卒先  
一月區處家事作親朋別書盡焚其所好  
書畫奇物造香栴木棺飲食坐卧書判其  
中前七日不茹葷更衣沐浴焚香清坐而  
已及期徧請郡僚舉拂示衆曰衆香國中  
來衆香國中去擲拂合掌而逝

南宮有洗手帖

米元章自得於天資然自少至老筆未嘗  
停有以紙餉之者不問多寡入手即書至  
盡乃已

元祐末米知雍丘縣蘇子瞻自揚州召還  
乃具餼餉之既至則對設長案各以精華  
佳墨紙三百列其上而置饌其傍子瞻見  
之大咲就坐每酒一行即伸紙共作字以  
二小史磨墨幾不能供薄暮酒行既終紙  
亦盡乃更相易携去俱自以為平日書莫

及也

張伯雨云元章工諸體書約寫麻牋十萬  
布在人間

蘧曾至嶺外見楊朔荔浦山水愛之談不  
容口嘗謂王讚曰侍郎曾見陽朔乎王咲  
曰讚未嘗打人唇綻齒折那得見之蓋非  
眩不去也蓋桂州左右山皆平地拔起竹  
木茂鬱石如黛染陽朔縣尤奇四面峰巒

駢立錢唐人家有朱元章楊朔山圖真是  
合作

楊次翁守丹陽米元章過郡留數日而去  
元章好摹易他人書畫次翁作美以飭之  
曰今日為君作河豚其實他魚元章遂疑  
而不食次翁咲曰公可無疑此膾本身其  
行送之以詩有淮海聲名二十秋之句林  
子中曰無乃過與次翁咲曰二十年来何

處不知有米顛子也

元豐間建尚書省于皇城之西鑄三省印米芾謂印文背戾不利輔臣故自用印以來凡為相者悉投竄善終者亦追加貶削其免者蘇丞相頌一人而已蔡京再領省事遂別鑄公相之印然京亦竄死二子坐誅不知為善而易印避禍亦愚矣哉

元符末蔡魯公自翰林謫香火祠因東下無所歸止擬卜居儀真以居烏徘徊久之因艤舟于亭下來元章賀方回來見俄亦惡客至且曰承旨書大字舉世無兩然某私意不過賴燈影以成其大不然安得運筆如椽者哉公哂曰當對子作之也二君亦喜俱曰願與公觀公回命具飯磨墨時適有張兩幅素者食竟左右傳呼舟中取公大筆來即睹一笥從簾下出笥有筆六

七枝多大如椽臂謂客子欲何字耶惡客  
即拱而答某願作龜山字公乃大咲因一  
揮而成莫不太息墨甫乾方將共取視方  
回獨先以兩手作執如欲張圖狀忽長揖  
卷之而急趨出矣於是元章大怒坐此二  
人相告絕者數歲而始講解迺刻石於龜  
山寺中米老自書其側曰山陰賀鑄刻  
潤州鶴林寺有馬素塔唐人詩曰過竹院  
逢僧話即此地也襄陽米元章愛其松石  
沉秀誓以來生為寺伽藍永護名勝公歿  
時鶴林伽藍無故塌下里人知公欲還宿  
願于此至今祠于寺之左隅  
徽廟酷意訪求天下法書圖畫自崇寧始  
命宋喬年掌御前書畫繼以米元章輩至  
末年尚方所藏率舉千計實熙朝之盛事  
也

余嘗于宣和癸卯嘗見書畫目若唐人用  
硬黃臨二王帖至三千八百餘幅顏魯公  
墨蹟至八百餘幅歐虞褚薛及唐名臣李  
太白白樂天等書不可勝計獨兩晉人則  
有素<sup>數</sup>矣至二王破卷洛神諸帖真奇絕蓋  
亦多焉又御府所秘古來丹青其最高遠  
者以曹不興立女授黃帝兵符圖為第一  
曹髦卞莊子刺虎圖第二謝雉烈女完節  
圖第三其餘始數顧陸僧繇而下不興者  
吳孫權時人曹髦乃高貴鄉公也謝氏晉  
人烈女謂綠珠寶當時所筆又加顧長康  
古賢圖戴遠破琴圖黃龍負舟圖皆神絕  
不可一二紀次則鄭法士展子虔有北齊  
後主車晉陽宮圖大率奇特甚至唐人圖  
牒已不足數然唐則度人經者乃褚河南  
書字而嚴博陵繪其相類多有此于今無

復再睹令人短氣

宋史載賀方回初娶宗女隸籍古選監太原工作時江淮間有朱芾以魁岸奇譎知名二人每相遇輒瞑目抵掌論辯鋒起終日不能屈談者傳以為口實

錢氏私誌載元章一日見蔡魯公蔡云元章書法之妙今日可謂第一龜山須還他石曼卿佛牌第一米曰恁地時龜山却做

第二



米顛小史卷七

華集

太原祝允明錄

雜紀

宗室士暕少好學喜為文多技藝嘗學書于米元章予嘗見所藏元章一帖曰草不可妄學黃庭堅鍾離景伯可以為戒而魯直集中有吞僧書云米元章書公自鑒其如何不必同翰林玄論也乃知二公論書

素不相可如此

柳誠懸書蘭亭詩文真蹟有楊少師宋適  
滄浪莆田元章無垢及長睿諸公皆有跋  
上有明昌印

高彦敬所藏趙昌折枝花四段躑躅雞冠  
木瓜海棠初不甚佳却有米老詩及蔡元  
度章子厚林摠林希劉原父王晉卿徐競  
諸人題跋官印凡十數後有周文忠益公  
必大等題名

南明山在縣南七里上有高陽洞崖石刻  
靈崇二字乃葛洪隸書洞中又刻南明山  
三字別米芾書也山頂舊有爽氣亭千里  
亭登之一覽盡得遠近之勢

丁晞顏畫孝經晞顏字令子書畫皆精全  
似李伯時後有米元章跋又李伯時有孝  
經圖自題云鳳閣舍人楊公雅言孝經根

本百行世訓所重謂公麟曰能圖其事以示人為有補元豐八年回撫其一二隨筆之

米老有晉右軍得告帖又快雪時晴帖皆真蹟遂以名齋且刻石又唐模千文又蘭亭乃李山房故物有米老印乃南唐耕閣錦標首虞永興汝南公主墓誌後有米老跋皆真蹟也

山陰道士鶴目龜趺多秀氣右軍將軍瀟散精神一片雲東山太傅落龍驤兼虎步潦倒支公窮骨伶丁道風右仲殊伯時為元章作山陰道士圖神情邁往令人顧接不暇今歸希文家宣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子楚師正同觀

唐劉良驥告及江南周宗卿詔用書詔之印咸通中吳通微書贊告書體甚佳米老

跋

王方慶于毘陵得伯時畫十志即元暉跋  
後者其所書人姓氏錄後

龍眠山人李伯時 高郵秦觀

樂圃居士朱長文 吳郡周沔

靜常居士曹輔 緡雲胡份

襄陽湯仕米芾 碧虛子陳景元

太平間人仲殊 參寥子道潛

然與林彥祥所臨本人物甚大多不同前  
有奉華大小印乃曾收拾劉孃子侄者後  
有一印云閉關頌酒之齋雖用伯倫事于  
婦人恐不類耳

淮海周煇云曾祖仁熟視王荆公為中表  
既請上世墓誌數種託元章書之凡書三  
本擇一以入石號周氏世德碑寘於杭州  
西湖上文并書稱二絕紹興初某甲尹於

是歆磨治改刻它文偶族辨元仲與之素  
厚爭之力責以大義尹曰初不知是公家  
物辨曰脫非某家物介甫之文元章之字  
可毀乎尹始謝焉今在南山滿覺院客打  
碑而賣者無虛日又曾祖唾研事吳虎臣  
漫錄誤書為東坡

廬山開先寺石峽上刻青玉峽及第一山  
字大二尺許米芾書也

宋夷門王淮秀巖記云予為宰因勸農至  
此地然予名微言輕不足為斯巖重且名  
是巖者出於鄙夫之俚語予家有米南宮  
所書秀巖二大字乃模而刻諸石以為之  
名庶藉名書得顯名於天下

東坡睡起間米元章到東園送夢門冬飲  
寄詩云一枕清風直萬錢無人肯買此牕  
眠開心暖胃門冬飲知是東坡手自煎

紹興間復古殿御墨乃墨工戴彥衡造自  
禁中降出雙角龍文云米友仁侍郎畫  
米字名逸可愛近多倣之蓋米法貫休也  
有石刻弥勒贊可證

米元章居鎮江常在甘露寺榜其所曰米  
老庵一日甘露大火惟李衛公塔及米老  
菴獨存元章作詩云神衛護公塔天留米  
老庵有戲之者各添兩字云神護李衛公  
塔颯天留米老娘菴參蓋元章母曾為宮  
中乳母耳

米老云心經咒從後倒念七遍吹氣枕席  
間螿虫皆不敢試之信然

元章華陀帖二十八字靖康之變流落民  
間歷三四傳乃入趙王府懇為內府所收  
秘之二十年無知者泰和末都城嚴貫道  
祈僊元章降筆貫道因問先生華陀帖神

蹟超軼輝映今古汴京破失所在先生於  
生平得意書定知為何人所秘願以見告  
即批云當就越邱求之龐都運才卿王妃  
之弟貫道以為言才卿說於妃果獲一見  
王薨于汴門禁隨廢文士得從王之子密  
公遊往：見烏東坡夢杜子美自解八陣  
圖謂是書生氣習以此事觀非寓言也  
米帖內家書付寅生者乃友仁小字

墨莊湯錄稱米公人物英邁鑒裁精高翰  
墨場中當推獨步平生所書徧於天下石  
刻如青州南洋石橋記鄮院縣涼觀記無  
為軍二記健水軍數碑皆遠追鍾王竇獨  
今人所難唐六鮮及蔡天啟為公誌云舉  
止頡頏冠服用唐人規制所至眉宇軒然  
音吐洪暢雖不識者亦知為元章也此真

元章回人親舊書有密於窓隙窺其寫至  
帛再拜即放筆於案整襟端下兩拜

朱承爵子儋記云米海嶽遺事廿七條元  
統間吳郡陸友所編傳世罕見刻本後見  
一冊題洪武丁巳四月老澹維揚朱誼書  
於宋克華園之北樓對碧梧漫成出賞時  
年五十有九字如黍粒其行草結構大類  
二王書法真書墨之良寶也

闕子開子東兄弟見米元章拜之元章曰  
忝蒙先長官不棄不敢答拜遂平受八拜  
前輩之風有可法者

李伯時米元章雖以書畫知名而其派品  
故在秦黃張晁之列其書畫益重雖東坡  
亦重之而二子亦心折於東坡今世傳一  
帖云芾老矣先生勿恤廷議薦之曰襄陽  
米芾在蘇軾黃庭堅之間自負其才不入



黨與今老矣困於資格不幸且死不得潤  
色帝業黼黻皇度臣某惜之願明天子去  
常格料理之先生以為何如晁以道言當  
東坡盛時李公麟為畫巖廊像後東坡南  
還公麟去京師遇蘓氏子弟于途以扇障  
面不一揖其薄如此故以道鄙之畫葉平  
生所有公麟之畫於人不復留夫時方禁  
蘇黃黨人而元章輒自標出乃公麟何為  
我則亦俗畫師而已矣以道真快士也  
棲霞志云芾詩手摩一丈石讀畫上元碑  
米元暉親書刻小端硯以遺建安守喻安  
中其銘曰惟端有溪孕石惟夥於乃下巖  
舉無有比色奪芝英溫堅玉理以貽安中  
是亦成美後書紹興乙未  
寶晉齋帖乃米元章所摹曹之格刻蓋星  
鳳之子也

李伯時山陰圖許玄度王逸少謝安石支  
道林四像並題小字米元章書縫有麝思閣  
小璽并米印上題南舒李伯時為襄陽米  
元章作下用周公麟小印甚奇尾用小璽  
紹興小璽跋尾

子瞻云吾嘗疑元章用筆鈔一時而所藏  
書真偽相半元祐四年六月與張致平同  
過元章致平謂吾公嘗親見發鎖兩手提  
書去人文餘近輒掣去者乎元章笑遂出  
二三長史懷素輩十餘帖而後知平日所  
出苟以適衆目而已

陳寺丞伯修子也嘗于枕屏效元章筆蹟  
書杜陵詩一日元章過之見而驚焉伯修  
命出拜元章喜甚因授以作字提筆之法  
曰以腕著帚則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曰  
提筆亦可作小楷乎元章笑顧小史索紙

書其所作進黼履贊表筆畫端謹字如蠅頭而位置規模皆若大字父子嘆服因請其法元章曰此無它每作字時不可一字不提筆久當自當自熟矣

晉陵富人承氏子家有奇石舊刻米老書六字云第一山米芾識承氏子謂芾與費同音為不祥語曰擊碎之止存其半

解大紳云家有李邕永康帖墨蹟米芾家故物也上有親蹟等印具在芾以模本刻之甚為寶惜而此真本其子友仁紹興中進之祕府今卷首唐李邕永康帖六字高祖御書也

劉涇字巨濟簡州人熙寧六年進士王安石薦為經學所簡討歷太學博士米元章書畫友也涇答元章詩云天下愛奇人沒量奇不諛人奇解相奇人奇物方合癖乞

與世間人物樣六朝唐盛始兼得訪古知名已蕭英人亡物喪付衰夢注想後來逢好尚元章心自鑒秋月一路仍行九霄上家時菜色無斗粟書畫奇世人望靡如大海沉百寶爾輩乘風得之浪二王褚陸已天作者顧如來更天匠其餘多襲凡笈重但見光明爛垂象珍犀瑞錦扶蘭蕙龍躍鸞驚訶魍魎金僊詎敢觸以手雪子玉人聊置掌余家僻素家沉着退舍還師覺難備世人徃々力能幹未免目蝦終惚恍緘撥偽謬各臣妾未覩堂々筆中王袖間滋縮氣如線淨几明窓謗瞻仰從來所有萬錢價不即真帑當火葬傾心鈔絕豈求勝妄意臨摹須殺謗端居自號書一品好事如封繪三藏諸郎青出即護持未肯充飢謬為脹余表二物擬高閣子可專之世無

兩書來詩往但悠々塵土欺人正惆悵次  
韻米元章齋居即事云庭木雙株茂盆池  
一掬慳支願魚出樂入肯鳥知還老境行  
將及僂書讀未閑曰君歌鳳 通夕夢歸

山

薛道祖字紹彭嘗謂其筆硯間物云硯滴  
須琉璃鎮帝須金虎格筆須白玉研磨須  
墨古越竹滑如苔更加一萬杵自封翰墨

卿一書當千戶與元章為書畫友號翠微  
居士

道祖荅元章云草聖神蹤手自持心潛模  
範識前規惜哉法書垂世久妙帖堂々或  
見遺寶章大軸首尾具破古欺世完使離  
當時鑿目獨子着有如痼病工難醫至今  
所收上卷五流傳未免識者嗤世間無論  
有晉魏兌人解得真唐隋文皇鑒定號得

士河南精識能窮微即今未必無褚獠寧  
馨動欲千金貴古囊織標可復得白玉為  
躒黃金題

和元章云書便瑩滑如碑版古來精帛惟  
聞繭杵成剡竹光凌亂何用區、書素練  
細分濃淡可評墨副以谿岩難乏斫世間  
此語誰復知千里同風未相見

秦少游答米元章云嗜好清無滓周旋梁  
有文揮毫春在手岍憤海生雲花鳥空撩  
我蓴鱸正儻君唯應讀鳩蜩庶不愧王筠

米元章有書畫船趙子固方之亦有書畫  
船東西薄遊必扶所有自隨一舟橫陳僅  
留一席為偃息之地隨意左右取之撫摩  
吟諷至忘寢食所至識不識望而知為子  
固書畫船也其風致酷似米老  
暢師文字純父雒陽人好奇尚恠有潔疾

與人飲必欲至盡以巾拭爵乾而授之則  
喜自飲亦然食物多自手製水惟飲前桶  
薪必以尺慈必以寸喜盥手日不知其先  
而浣足亦必再濯其先夫人貴家女方睡  
未起以水沃其頂至踵或謂不惟其書似  
元章其風又有甚者

張友正少喜學書不出仕有別業價三百  
萬盡鬻以買帑筆蹟高簡尤工草書故廬

在甜水巷一日棄去從水櫃街僦小屋與  
樂工為隣或問其故答曰吾欲假其謙素  
學書耳於是與約凡有欲染皂者先假之  
一端酬二百金如是日書數端有朱元章  
之風然友正既不任其性介不多與人通  
故其書知者少

李時雍隲之子官至殿中丞工書崇寧間  
與米芾同為書學博士嘗對御書跨鰲二

字字及半宮人以花簪之不覺滿頭又嘗  
以書出外國勅以絳紗封臂非被旨不許  
輒書又能以襟袖濡墨走筆作大字





米顛小史卷八

木集

太原祝允明錄

海嶽名言

元章自撰

余采隋唐至本朝書法得一十四家僧智  
永書氣骨清健大小相禡如十四五貴胃  
褊性方循繩墨忽越規矩褚遂良如熟馭  
戰馬舉動從人而別有一種驕色虞世南  
如學休粮道士神格雖清而體氣四疲歐

陽詢如新痊病人顏色憔悴舉動辛勤柳  
公權如深山道士備養已成神氣清健無  
一點塵俗氣顏真卿如項羽掛甲樊噲排  
突硬弩歆張鉄柱將立昂然有不可犯之  
色李邕如乍富小民動止岷強禮節生疎  
徐浩如蘊德之人動容温厚舉止端正啟  
尚名節體氣純白沈傅師如龍游天表虎  
踞溪傍神清自如骨法清虛周越如輕薄  
少年舞劍氣勢空健而舉刃文加錢易如  
美丈夫肌體充悅神清氣秀榮衰如少年  
女子體態嬌婉行步緩慢多飾繁花蘇舜  
欽如五陵少年訪雲尋雨駭馬青衫醉眠  
芳草狂歌院落張友直如宮女插花媚嬌  
對鑑端正自然別有一種嬌態  
歷觀前賢論書徵引迂遠比况奇巧如  
龍跳天門虎卧鳳闕是何等語或遣辭

求工去法愈遠無益學者故吾所論要在入人不為溢辭耳芾識

吾書小字行書有如大字惟家藏真蹟跋尾間或有之不以與求書者心既眩之隨意落筆皆得自然備其古雅壯歲未能立家謂吾書為集古字蓋諸長處摠而成之既老始成一家人見之俱不知以為何祖也

世人多寫大字時用力捉筆愈無筋骨神氣作圓筆頭如蒸餅大可鄙笑要須如小字鋒勢備全都無刻意做作乃佳自古及今余不敢實得之榜字固已滿世自有識者知之也

字要骨格肉須裹筋筋須藏肉帖乃秀潤在布置穩不俗險不恠者不枯潤不肥變態貴形不貴若若生恚恚生恠貴形不貴

作作入畫畫入俗皆病也

唐官告石在世為褚陸徐嶠之體殊有不俗者開元以來緣明皇字體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時君所好經生士子亦自此肥開元以前古氣不復有矣

石刻不可學但自書使人刻之已非已書也故必須真蹟觀之乃得趣如顏真卿每使家僮刻字故會主人意脩改波撇致大

失真惟吉州廬山題名訖而去後人刻之故皆得其真無做作之善乃知顏出於褚也夫真蹟皆無蠶頭燕尾之筆與鄧知運爭坐位帖有篆籀氣柳與歐為醜恠惡體但其第公綽乃不俗於兄筋骨之說出於柳世人但以努張為筋骨不知不努張自有筋骨焉

凡大字要如小字小字要如大字褚遂良

小字如大字其後經生祖述間有造妙者  
大字如小字則未之見也

書至隸興大篆古法大壞矣篆籀各隨字  
形大小故如百物之狀活動完備各自  
足隸乃始有展足之勢而三代法亡矣

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於古語也吾夢  
白衣冠人授以摺紙書書法自此差進寫  
與它人都不能曉蔡元長見而驚曰法何遽

太異耶此公亦具眼人章子厚以真自名  
獨稱吾行草欲吾書如排竿子然真字須  
有體勢乃佳爾

智永硯成血乃能到石軍若穿透始到鐘  
索也可不勉之

一日不書便覺思澁想古人未嘗片時廢  
書也因思蘇之才桓公至洛帖字明意殊  
有工為天下法書第一

江南吳崦登州王子韶大隸題榜有古意  
吾兒友仁大隸題榜與之等又幼兒友知  
代吾名書碑及手大字更無辨門下許侍  
郎尤愛其小楷云每小簡可使令崩書謂  
友知也

葛洪天台之觀飛白為大字之觀冠古今  
第一歐陽脩道林之寺寒儉無精神柳公  
權國清寺大小不相稱費盡筋骨裝休率

意寫碑乃有真趣不陷醜恠真字甚易惟  
有體勢難謂不如畫竿子勻其勢活也

字之八面惟尚真楷見之大小各自有分  
智永有八面已少鍾法丁道護歐虞筆始  
勻而古法亡矣柳公權師歐不及遠甚為  
醜怪惡札之祖

石曼卿作佛號都無回互轉摺之勢小字  
展令大大字促令小是張顛教顏真卿謬

論蓋字自有大小相稱且如寫太乙之殿  
作四窠分豈可將乙字肥滿一窠以對殿  
字乎蓋自有相稱大小不展位也余嘗書  
天慶之觀天之字皆四筆慶觀多畫在下  
各隨其相稱寫之掛起氣勢自帶過皆如  
大小一般真有飛動之勢

歐虞褚柳顏皆一筆書也安排費工豈能  
垂世李邕脫子敬體之纖穠徐浩晚年力  
過更無氣骨皆不如作郎官時婺州碑也  
董孝子不空皆晚年惡札余無妍媚有識  
者當自知之沈傅師變格有超世真趣徐  
浩不及也御史蕭誠書太原題名唐人無  
出其右為司馬隸南嶽真君觀碑極有鍾  
王趣餘皆不及矣

顏魯公行書可法真書似入俗品  
友仁等古人書不知比學吾書多小兒作

草書大段有意思

半山莊臺上多荆公書今不知存否荆公  
學楊凝式書人鮮知之余語其故公大賞  
其鑒識

金陵幙山樓隸榜乃閔蔚宗二十一年前  
書想六朝宮殿榜皆如是

老杜作薛稷書慧普寺詩云鬱々三大字  
蛟龍屹相傳纏今見其本乃是勾勒側收  
筆鋒筆々如蒸餅普字如人握兩拳伸臂  
而立醜恠難狀由是觀之古人無真大字  
明矣

本朝太宗挺生五代人物已盡之間天縱  
好古之性真造八法草入三昧行書無對  
飛白入神一時公卿以上之所好遂悉學  
鍾王至李宗諤至文既久士子始皆學其  
書肥扁樸拙是時不謄錄以授其好用取



科第自此惟趨時貴書矣

宋書獻公綬作丞相政傾朝學之號曰朝體

韓忠獻公琦好顏書士俗皆學顏書及蔡

襄貴士庶又皆學之王文公安石作相士

俗亦皆學其體自此古法不講能隸書者

武勝留後劉瑗能草書者承議郎滕中孚

趙仲忽能行書者宣德郎鮑慎由能篆書

者宣德郎趙霆已上皆是學古人書者餘

未見

楊凝式字景度其書天真爛熳從逆顏

魯公爭坐位帖紛披老筆王安石少嘗學

之元豐六年余始識荆公于鍾山語及此

公大賞歎其後與余書柬皆此等字

智永臨集千文秀潤圓勁八面具備有真

蹟自顛沛字起在唐林夫處他人所收不

及也

唐人以徐浩書比僧虔甚失當浩大小一  
倫猶更楷也僧虔蕭子雲傳鍾法與王子  
敬無異大小各有分不一倫徐浩為顏真  
卿辟客書韻自張顛血脉來教顏真卿大  
字位令小小字位令大非古法也

褚遂良善臨王右軍蘭亭宴集序本朝丞  
相王文惠公故物辛未歲見于鬼美并齊  
之借于公孫辛巳歲購于公孫璪黃絹幅

至欣字合縫用證摹刻僧字果徐僧權合  
縫書也雖臨王書全是褚法其狀若若  
奇峰之峻英、穠秀之華翩、自得如飛  
舉之僊爽、孤騫類逸羣之雀蕙谷振和  
風之麗霧露濯秋榦之鮮蕭、慶雲之映  
霄矯、龍章之動彩九奏萬舞鸞鷲充庭  
鏘玉鳴璫或切窈合度宜其拜章帝所留賞羣  
仙也至於永和字全其雅韻如觴字備著

其真標浪字無異於書名由字益彰其楷  
則若夫臨倣莫稱于薛魏賞別不聞于歐  
虞信百代之秀規一時之清鑒也

研史 元章謨

器以用為工玉不為鼎陶不為柱文錦之  
美方暑則不先於表出之俗楮葉雖工而  
無補于宋人之用夫如是則石理發墨為  
上色次之形製工拙又其次文藻綠錦雖  
天然矣失硯之用

玉出光為硯者墨不洙甚發墨有光其云  
磨墨處不出光者非也

唐州方城縣葛仙公巖石向石視之如玉  
瑩如鑑光而著墨如澄泥不滑稍磨之墨  
已下而不熱生泡生泡者膠也古墨無泡  
膠力盡也若石滑磨久墨下遲則兩剛生  
熱故膠生泡也此石既不熱良久墨發生

光如漆如油有艷不滲也歲久不乏常如  
新成有君子一德之操色聲可愛聲平而  
有韻亦有澹青白如月如星而無暈此石  
近出僅見十餘枚耳

温州華嚴尼寺嚴石石理向日視之如方  
城石磨墨不熱無泡發墨生光如漆如油  
有艷不滲色赤而多有白沙點為硯則避  
磨墨處比方城若榜難斲而易磨亦有白

點：處有玉性扣之聲平無韻校理石揚  
休所購王羲之硯者乃此石今人所收古  
硯間有此石形合晉畫約見四五枚矣  
端州巖有四下巖半巖後礫巖余嘗至端  
故得其祝詳下巖第一穿洞深入不論四  
時皆為水浸治平中貢硯取水月餘方及  
石石細扣之清越鸚鵡眼圓碧暈多明瑩  
石嫩甚者如泥無聲不着墨清越者溫潤

著墨快不熱無泡然良久微滲若油發艷  
亦有不乏者然方城溫巖十磨此石三十  
磨方相及下巖既深工人所費多硯直不  
補故力無能取近年無復有聞有仁廟已  
前賜史院官硯多是其後來歲貢惟上巖  
石上巖在山上石性乾紫色深理麤性硬  
眼黃不圓而青色淡其巖深處間有潤者  
而眼終不如下巖也  
有著墨者拒墨者其  
著墨者初用半月前甚快蓋細沙石所發  
出理也半月後則退生光槿墨又須以柔  
石發之已而復然拒墨者雖新成便拒墨  
此等石扣之聲皆堅響而老半邊巖者在  
山半石理同上巖色多青紫近墨多瑕而  
眼長如卵有瞎眼者中是白點死眼者黑  
點而暈細翳眼者或青或黑橫亂其眼又  
多青不成眼圓點橫長青間道如松木紋

其極麤者費筆而稍細者多之後礫石上  
人刻為盈印合壓紙兒戲之物多夾砂無  
眼少瑕間有極細軟者發墨不乏扣之無  
聲土人不貴而用實有在半邊上巖之上  
者不可常得又徧詢石工云子石未嘗有  
其在巖中實於大石版上鑿豈有中包一  
子者余嘗謂若溪流中多有卵石容差扁  
可斲而磨墨所謂石子世曰訛為子石至  
有斷樣相似而為之者於理必不於大石  
心中復生卵石也世之好奇者又以歙州  
羅紋石作子石硯文本直兩頭取銳則紋  
脫短至左右類自然成漩紋便謂之是真  
石子可笑綠石帶黃色亦為硯多以為器  
材甚美而得墨快少光彩已上硯平生約  
五六百枚十千已上無估  
歙州有硯園石峒最多種而赤紫石多瑕

土人以線脉隔為三種病今人以細羅紋  
無星為上少時見一硯於士人趙光燾家  
其樣上狹四寸許下潤六寸許如二十幅  
紙厚色綠如公裳而點如紫金斑、勻布  
無羅紋點中無竅自後不復覩與此等者  
又士人周昌諤處見一小圓硯青羅紋一  
星紫金如鸞眼錢此二硯最奇大抵發墨  
不之獨以色如常石而以奇恠為品高亦  
有赤紫色石無文理少瑕光澤如棗木土  
人以為香爐之類亦斷為硯與墨鬪而不  
相入經日便滑不可硯矣  
通遠軍澆石硯石理澁可礪及綠色如朝  
衣深者亦可愛又水波紋間有黑小點土  
人謂之湍墨點有緊甚奇妙而硬者與墨  
鬪而慢甚者惟滲墨其中者甚佳在洮河  
綠石上自朝廷開熙河始為中國有亦有

赤紫石色斑為硯發墨過於綠者而不勻  
淨又有黑者戎人以礪刀而鐵色光肥亦  
可作硯然堅不發墨

西都會聖宮石在溪澗中色紫理如甌石  
差硬發墨不之叩之無聲

青州青石色類歛理皆不及發墨不之  
潭州谷山石色淡青有紋如亂縷理慢叩  
之無聲得墨快發墨有光

蘇州褐黃石硯理麤發墨不滲類變石土  
人刻成硯以草一束燒過為慢火煨之色  
遂變紫

建溪黯淡石理如牛角扣之聲堅清磨久  
不得墨縱得色變如灰作器甚佳

相州土人自製陶硯在銅雀人上以熟絹  
二重陶泥澄之取極細者燔為硯有色綠  
如春波者或以墨白填為水紋其理細滑



着墨不費筆但微滲

澤州有呂道人陶硯以別色泥於其首純  
作呂字內外透後人效之內外不透也其  
理堅重與凡石等以歷青火油之堅響滲  
入三分許磨墨不乏與萬城石等

高麗硯理密堅有聲發墨色青間白有金  
星隨橫文密成列用久之

青州蘊玉石紅綠石青石理密聲堅清色  
青黑白點如彈不着墨無光好事者但  
署為一器可紅綠石作器甚佳大抵色白  
而紋紅者慢發墨亦清墨不可洗必磨治  
之纹理斑石赤者不清墨發墨有光而紋  
大不入看慢者經唱則色損凍則裂乾則  
不可磨墨浸經日方可用又可滌非品之  
善青石有麤文如羅近歛亦着墨不發  
虢州石理細如泥色紫可愛發墨不滲久

之石漸損回硬磨墨則有泥香  
信州水晶硯止可於他硯磨墨汁傾用  
蔡州白石及花藥石可為朱硯  
大抵四方硯發墨久不乏者石必差軟扣  
之聲低而有韻歲久漸凹不發墨者石堅  
扣之聲響稍用則如鏡走墨余所品謂目  
擊自收經用者聞雖多不錄以傳疑古硯  
無不佳豈不嘗落非好事者手用之則尋  
棄擲之矣惟久在人间賢庸並善是以不  
乏傳也

弘治壬子九月上澣枝山居士錄于逍遙亭

同治二年歲次癸亥夏五月上浣

秀水金爾珎臨於滬城容館

右枝山先生手書米南宮小史八卷即倣南宮筆意而清婉貴  
麗處直欲踞南宮之左席枝山嘗學古人書自言如北鄙之夫  
鄰大閱之場見大將軍帥數百士入場校獵張弓談矢馳馬迴  
旋鼓進金退頃刻而止曰戰陣如是已歸而纒弓桑折柝効之自  
謂不大相遠一旦此大將軍統十萬衆出塞橫行匈奴中魚麗  
雀列喻忽開闔變化若神戈矛矢之具向背擊刺之法鄙夫  
見之魄隕魂越始知兵法不可易學今之學書者未嘗見古人  
真蹟若見其超軼絕塵之妙有不隕越失措者耶夫枝山先  
生天資萬邁臨摹舊人無不入其堂奧而猶不自滿假令觀此  
書即置之淮陽海岱之間恐無慚於仗鉞臨戎之大將也其為  
汝南世守之物勿辱于煤烟崩迹中以韋先賢一片苦心爾  
嘉靖十七年戊寅十有一月朔舊吳彭年書

元章為宋書家第一枝叢師與筆灑亦為我  
明書家第一片楮字尚堪千金之富況二萬  
餘言聚而作帙當為二酉之藏寧直袁氏  
盡守之物已哉辛兄長望雁門文彭書于正  
蘭堂

丙戌五月廿三日太原王穀祥觀于袁氏宜閣

米顛小史文字精雅得祝卓此書真雙絕矣  
余館於袁脩來日事丹鉛無容畧雖日涉其  
半壁園不常與主人相對一日偶至其奧室  
見此書不覺視驚古人墨寶流落人間有  
如此者脩來余好及不當奪其世珍因波  
要余未央研方壺園緣交相易後來當  
與吾家柳誠懸書度人經並垂之

戊辰蒲月仲子愛

芝山澆書由吳興以探源魏晉高古醇雅各體皆妙  
而小楷為尤工余所見真蹟不下三四十種結體無一相  
同非如傳雲父子雅宜山人自成一格不能變化也此  
冊字逾二萬紙墨完好如初寫出者尤為難得因書海  
嶽事實故兼用米法並入率更辰讀數日不忍釋手安得  
有大力者壽之貞珉以公同好使米顛韻事與支拍妙墨  
共傳不朽豈非一大快事耶咸豐五年歲次乙卯秋七月  
錢唐許乃剗獲觀并識

支指生以狂草擅名耳會者爭重之偽鼎遂多不知楷  
法固自謹嚴有趙吳興之風格仿之校不易此錄米顛小  
史為冊八為字二奇有奇體為真行衆美志備意仿  
襄陽仍入吳興洵為祝書僅見之作乙卯仲秋昆圃何桂清題識

祝京兆書傳世尚多余所收亦有小字數  
種而如此冊之字逾二萬首尾如一筆書  
者所罕觀也乙卯孟冬吳式芬得觀因識

京兆物蹟流傳所見不少真偽未免雜揉然世人於京兆  
但能見其放縱之貌不知道源古人意味清婉實三筆五  
浪以未顛少史八冊二卷為子言子鈔時意中只一宋夫而顛  
仙之神氣自赴腕下要其隨手轉折何嘗肯描頭畫角以  
一點一畫寄米老雜下者祝書至此之多可謂生平眼福  
歡喜讚歎揮汗記此他日翰墨有緣再寫書目誓覓佳紙  
以小字錄此全文附京兆此冊之尾甚為欣幸後當何如

甲寅七月七日嘉禾郡人宮齋周爾墻謗於汴城官館

甲寅七月十四日南皮張之萬借觀于大梁學署留齋中一日而歸之

此書從晉人求米得米之源者余見說細書  
至唐十餘未有如是之多者可謂大觀時壬子  
暢月長至前五日升東居士戴旦題記

甲寅秋七月望後九日兩州陶福恒觀於大梁聆善餐勝之廬

師其藝述其行學問無他心正筆正

乙卯三月望前三日三山高均儒觀

祝京兆書入魏晉人室而變化神明不受羈束  
此冊結構精嚴首尾如一尤推精品

丁巳暮春元和神宗觀於寶鐵齋并識

